十三經註疏

孟子

口 12
3551
4

門 口12
號 3551
卷 4

孟子注疏卷八上

漢趙氏注　宋孫奭音義并疏

離婁章句下

疏　正義曰。此卷即趙注分上卷爲此卷凡三十有三章。一章言聖人殊世而合其道。二章言重民之道。平政爲首。三章言君臣之道。以義爲表。以恩爲裏。舊君之服。蓋有所典。諷喻宣王。勸以仁也。四章言君子見幾而作。五章言上爲下做。六章言大人不爲非禮非義。七章言父兄已賢。子弟既頑。教而不改。乃歸自然。八章言貴賤廉恥乃有不爲。不爲非義。義乃可由。九章言好言人惡。殆非君子。十章言疾之已甚。亂也。十一章言大人所求合義。十二章言視民如子。則民懷矣。十三章言養生竭力。人情所勉。哀死送終。謂之大事。十四章言學必根源。如性自得。十五章言廣尊道意。謂其事要約至義。還反於樸。十六章言五伯服人。三王服心。十七章言進賢受賞。蔽賢蒙戮。十八章言有水不游。無本則涸。十九章言禽獸但含天氣。衆人皆然。聖人絕識仁義之主於己也。二十章言周公能總三王

道以輔成王。二十一章言詩書與春秋。二十二章
五世一體。上下通流。二十三章言廉惠勇三者。二十
四章言求交取友。必得其人。二十五章言貌好行惡
富修飾之。惟義爲常。二十六章言能修性守故。天道
可知。二十七章言循理而動。不合時人。二十八章言
君子責己。小人不改。踦仁行禮。不息其患。二十九章
言顏子之心有同禹稷。三十章言臣章得罪。出妻屏
子。三十一章言曾子子思處義非謬者也。三十二章
言人以道殊。賢愚體別。三十三章言小人苟得。妻妾
猶羞。凡此三十三章。合前卷二十八章。已離婁一篇
有六十
一章矣。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注 生始。卒終。記終始也。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也。負海
也。在東方夷服之地。故曰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
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注 岐周。畢郢。地名也。岐山下。周

之舊邑。近畎夷。畎夷在西。故曰西夷之人也。書曰。太子
發上祭于畢。下至于盟津。畢。文王墓。近於鄷鎬之地。地
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
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注 土地相去千有
餘里。千里之外也。舜至文王千二百歲。得志行政於中
國。蓋謂王也。如合符節。節。玉節也。見禮有六節。揆。度也。

疏 正義曰。畎。始大反。音大。書曰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盟津音文。先儒以爲此畢下至盟津。音義曰。此浩。度量同也。 流 正義曰。此章言聖人
言聖人之度量同也
案古文尚書無
泰誓也鄷鎬
殊世而合其道也。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
鳴條東夷之人也者。孟子言舜帝生於諸馮之地。
其後遷居於負夏之地。其卒死於鳴條之野是東夷之
人也。以其地在東方。故曰東夷之人。文王生於岐周卒

於畢郢西夷之人也者。孟子又言文王其始生岐山之下。其終卒於畢郢之地。是西夷之人也。以其地在西故曰西夷之人。岐山本是周邑。故曰岐周。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者。孟子言自舜帝所居終始之地。與文王所居終始之地。有千里以外之遠。自舜所生之世。與文王所生之世。相後有千二百歲之久。其皆得志行政於中國以致治。如合其符節。若同而無異。一爲先聖於前。一爲後聖在後。其所揆度。則一而無二也。以其同。也。揆度也。注生始至東夷之人也。○正義曰。案史記云。舜冀州之人也。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年二十以孝聞。三十堯妻以二女。遂舉用之。五十攝行天子事。五十八堯崩。六十一代堯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山。是爲零陵。今云舜生於諸馮。則諸馮在冀州之分。野。今之東郡是也。其本顓頊之墟。推之則備地與冀州之地相近。是負夏之爲地名也。一云負夏鳴條者。書二孔傳云。地在安邑之西。鄭玄云。負夏衛地。案地理志云。衛地。營室東壁之分。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注子產鄭卿。
爲政。聽訟也。溱洧。水名。見人有冬涉者。仁心不忍。乃其
乘車度之也。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歲十一月徒杠成。
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注以爲子產有惠民之心。
而不知爲政。當以時修橋梁。民何由病苦涉水乎。周十
月。夏九月。可以成涉渡之功。周十一月。夏十月。可以成
輿梁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故
爲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注君子爲國家平治
政事。刑法使無違失其道。辟除人使卑辟尊可爲也。妄

得人人濟渡於水乎。每人而悅之。欲自加恩以悅其意。
則日力不足以足之也。音義乘音剩。注同。溱音臻。洧。榮
美切。杠張音江。方橋也。可
通徒行人過者。辟人之辟。
亦如字。注辟除同。焉於虔
平政爲首也。子產聽鄭國
者。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
政聽訟於鄭國。於冬寒之
遂以所乘之車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爲
政至日亦不足矣。孟子言子產雖有恩惠及人。而以隆
地乘輿而濟人於溱洧。然而不知行其不忍人之政而
濟人矣。所謂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是其政
也。言歲中以十一月雨畢乾晴之時。乃以政命成其徒
杠。徒杠者。說文云。石杠。石橋也。俗作杠。從木所以整其
徒步之石。十二月成津梁。
輿梁者。蓋橋上橫架之板。若車輿者。故謂之輿梁。如此。
民皆得濟。所以未有憂病其涉者也。君子之爲。但平其
政事。使無違失。行法於人。安得人人而濟渡之乎。如此。則可也。又
人人濟之。則人望我者無窮。

乾隆四年校刊

而我應者有不足焉故爲國之政者如每以人人而使之悅雖日力之窮亦不足以濟之矣但平其政事使徒杠成於十一月輿梁成於十二月則病涉之民無不濟矣子產不知爲政之道在此而徒知以乘輿濟人爲之惠故宜孟子言之於當時以激勸而譏諷之也注子產鄭卿爲政聽訟湊洧水名○正義曰案左傳云子產穆公之孫公子發之子也又魯襄三十年執鄭國之政故云鄭卿爲政聽訟也云湊洧水名者蓋鄭國之水名案地理志云湊洧水在河南又說文云水在鄭國南入于洧則知湊洧水名在鄭國也○又於注周十一月卽夏十月十月卽夏九月已說上篇叔向云十月而津梁成是其旨也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注芥草芥也臣緣君恩以爲差等其心所執若是也王曰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

注宣王問禮舊臣爲舊君服喪服問君恩何如則可以爲服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爲之服矣注爲臣之時諫行言從德澤加民若有他故不得不行譬如華元奔晉隨會奔秦是也古之賢君遭此則使人導之出境又先至其所到之國言其賢良三年不反乃收其田里田業也里居也此三者有禮則爲之服矣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

之有。注搏執其族親也。極者。惡而困之也。遇臣若寇讎。何服之有乎。音義禮爲之爲于僞切。下爲服爲其爲得爲武皆同。下於下去聲。搏音博。極張紀力切。又如字。惡烏故切。下惡傷爲惡皆同。讎相應猶若影響。舊君之服也。孟子告齊宣王曰。至如寇讎者。孟子告齊宣王謂君之視其臣如己之手足則臣亦視君如己之腹心。君之視其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己之腹心。君也。君之視其臣如土芥之寇讎。惡而絕之也。凡此君臣施報。相待以爲用矣。蓋無爲於其內者腹心也。有爲於其外者手足也。君臣相須猶一體也。此言相待施報。均於厚也。若以君視臣如犬馬之畜。而臣視君如國人而弗親。此言不相待施報均於薄也。以君視臣如土芥之賤。而臣視君如寇讎而惡之。此言不相待施報均於賤也。然則君臣施報。亦隨之而已。王曰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之服。言舊君。所去于於禮爲舊君有喪服。何如斯可爲之服矣。孟子答之。謂臣之國君也。曰諫行言聽至則爲之服矣。孟子答之。謂臣之於君。君有過謬而諫之則行。事有可爲而言之則聽。而膏澤之恩澤施之又下浹於民。此得行其道也。然不幸遭其事故而去之。則國君使人導之以達其情。至出國之疆界。又先去其所往之邦。以稱譽之。去三年之久而不反。歸。然後國君乃收其田菜里居。此三者是謂三有禮焉。如此三有禮。則可爲之喪服矣。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至何服之有。孟子又言今之爲臣於國君。君有過謬。及其諫也則拒之而弗得行。言則違之而弗聽。而膏澤又不得以下流。此不得行其道也。及其所遭事故而去之。君乃不使人導之。且搏執其親族而戮之。又困極而惡之。其所收其田菜里居。此是謂遇其臣如寇讎之邦。即自離去之日。遂便爲舊君服喪。既以寇讎之惡。遇其臣。則臣尚何有喪服。注舊臣爲舊君服喪三月。○正義曰。如儀禮言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禮記云臣之去國。君不掃其宗廟。則爲之服。是爲舊臣服喪服之謂也。注如華元奔秦○正義曰。案左傳成十五年。華元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魚石爲左師。自止華元於河上。後及奔晉。得五月日乃反。書曰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

晉歸于朱是也。云隨會奔秦者。案文公七年。先蔑奔秦。隨會從之。至十三年。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晉侯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士會既濟。魏人誅而還。杜注云。喜得士會也。是矣。音義風諭音諷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注惡傷其類。視其下等懼禍及也。語曰。鳶鵲蒙害。仁鳥增逝。此之謂也。疏正義曰。此章言君子見幾而作也。孟子謂國君無罪而殺士。無他。蓋大夫雖於士之類也。是其惡傷其類耳。於士言殺。於民言戮。戮又輕於殺矣。案周禮。司稽掌巡市云。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是知戮不過於亡命故也。史記。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不濟。乃歎曰。剖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魚。則蛟龍不會。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君子諱傷其類也。今注云語曰鳶鵲蒙害仁鳥增逝。是亦史記之文。趙注引之。音義幾音機微也。謂禍福之兆也。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注君者。一國所瞻仰以爲法。故必從之。是上爲下效者也。孟子謂國君在上。能以仁義率先於一國。則一國之人莫不從而化之。亦以仁義爲也。注云上爲下則者。正義曰。如所上之風必偃也。又荀卿所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是其方則水方。盂方則水圓。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注若禮而非禮。陳質娶婦而長拜之也。若義而非義。謝文報讎是也。此皆大人之所不爲也。疏正義曰。此章言禮義人之所以折中。履其正者。乃可爲中是以大人弗行之也。孟子謂有所爲禮。有所爲非禮。有所爲義。有所爲非義。惟大人能弗爲之也。注陳

質娶婦藉交報讐者。○正義曰。此蓋史傳之文而云然。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

注 中者。履中和之氣。所生謂之賢。才者。是謂人之有俊才者。有此賢者。當以養育教誨不能。進之以善。故樂父兄之賢以養己也。如中不養不中。才不養不才。則賢父兄不賢以養己也。

音義 質本亦作賈藉慈夜切。

苟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注 如使賢者棄愚。不養其所以當養。則賢亦近愚矣。如此。賢不肖相較何能分寸明不可不相訓導也。

音義 樂音洛下其樂而樂同。

疏 ○正義曰。此章言父兄之賢。而子弟既頑。教而不改。乃歸自然也。孟子言君子以性德而教養。滅其性德者。以性之能而教養滅其性之才能者。故人所以樂得其賢父兄而教養之。苟不推己之性德以教養人之不中。不推己之才性。而教養人之不才。是棄去其不中不才之人也。如此。則賢不肖相去以寸哉。是不足以相賢矣。蓋中者。性之德也。才。性之能也。賢父兄者。所以對弟子而言之也。如孟子所謂曾子居武城。而謂之爲師也。父兄也。是其意也。

注 中者。履中和之氣至養己也。○正義曰。中和之氣者。蓋人受天地之中而生。稟陰陽之秀氣。莫非所謂中和也。中庸云。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賢以德言。云俊才者。俊智過千人曰俊。則知才能有過於千人之才能是爲俊才也。一云俊。敏也。疾也。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

注 人不爲苟得。乃能有讓千乘之志也。

疏 ○正義曰。此章言貴賤廉恥。乃有所謂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亦是意也。以子言人之有不爲非義之事。然後可以有爲其義矣。又此推之。則仁也禮也智也。皆待是而裁成之矣。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注 人之有惡惡人言

之。言之當如後有患難及己乎。音義有惡如字。惡人之惡。烏路切。下所惡無惡心惡皆同。難乃旦切。下濟難同。疏正義曰。此章言好言人之惡。殆非君子者也。孟子謂人有好談人之不善者。必有患難及之矣。故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如莊子云苗人者人必反苗之。論語云疾不疾不求何用不臧。亦與此同意。音義好呼報切。下好之而好好貨好勇皆同。攸支義切。

孟子曰。仲尼不爲己甚者。注仲尼彈邪以正。正斯可矣。故不欲爲己甚泰過也。孟子所以譏踰墻距門者。蓋謂如段干木踰垣而遁。文侯。泄柳閉門而拒繆公。是爲己甚者。疏正義曰。此章言疾之已甚。亂者也。孟子言孔子凡所爲不爲己甚泰過者也。如論語云疾之已甚。亂也。同意。注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注果。能也。大人仗義。義有不得必信其言。子爲父隱也。有不能得果行其所欲行者。若親在不得以其身許友也。義或重於信。故曰惟義所在也。疏正義曰。此章言大人之行惟義之所在。可以信則信。行其重者。不信不果。求合義也。孟子言大人必信。所行不以必果。必果則所謂硜硜然小人與。蒲人盟不適衛而終不往。是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也。注子爲父隱也。佛肸召。子欲往。而終不往。是行不必果也。佛肸。晉大夫趙簡子家臣中牟宰。以其身許友也。○正義曰。此案論語禮記云也。音義之行下孟切。下行之本行高行惡皆同行其如字。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注大人謂君。國君視民當如赤子。不失其民心之謂也。一說曰。赤子嬰兒也。少小之子。專一未變化。人能不失其赤子時心。則爲貞正大人也。疏正義曰。此章言人之所愛莫過赤子。所謂視民如子。則民懷之者也。孟子

言世之所謂爲之大人者是其能不失去其嬰兒之時心也。故謂之大人。如老子所謂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之意同。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注

孝子事親致養。未足以爲大事。送終如禮。則爲能奉大事也。疏養張儉兄切。注及下養親之養得養皆同。疏正義曰。此章言養生送終。謂之大事也。孟子言人奉養父母於其生日。雖昏定晨省。冬溫夏清。然以此之孝。亦不足以嘗其大事也。惟父母終。能躃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斯可以當之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注造。致也。言君子學問之法。欲深致極竟之。以知道意。欲使己得其原本。如性自有之然也。故曰。欲其自得之而已。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疏居之安。若己所自有也。資。取也。取之深。則得其根也。左右取之。在所逢遇。皆知其原本也。故使君子欲其自得之也。音義造七報切。疏正義曰。此章言學必根源。如性自得者也。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至于所以深造至其道奧之妙者。是欲其如己之所自有。則居之安。居之安。若己之所自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左右逢其原者。則理與萬物得。性與萬物明。取之左則左。取之右則右。無非自根也。故云取之左右逢其原。如此也。故君子所以學道欲其自得之也。如莊生所謂黃帝遺其元珠。使智索之不得。使喫詬索之不得。乃使象罔得之。蓋元珠譬則道也。智有待於思。言思之亦不能得其道也。離朱有

待於明。言以明求之。亦不能得道也。喫訴有待於言。以言求之。亦不能得其道也。象罔則無所待矣。唯無所待。故能得其道。是其所謂自得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注博。廣。詳。悉也。廣學悉其微言而說之者。將以約說其要。意不盡知。則不能要言之也。是謂廣尋道意。詳說其事。要約至義。還反於樸。說之美者也。

疏正義曰此章言廣尋道意。詳說其事。要約至義。還反於樸者也。孟子言人之學道。當先廣博而學之。又當詳悉其微言而辯說之。其相將又當以還反說其至要者也。以得其至要之義而說之者。如非廣博尋學。詳悉辯說之。則是非可否。未能決斷。故未有能反其要也。是必將先有以博學詳說。然後斯可以反說其約而已。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注以善服人之道治世。謂以威力服人者也。故人不心服。以善養人。養之以仁恩。然後心服矣。若文王治於岐邑是也。天下不心服。何由而王也。疏正義曰此章言五霸服人。三王服心其服則一。功則不同也。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至未之有也者。孟子言人君之治天下。如以善政而屈服人者。未有能屈服其天下。然以善教養天下。天下不以心服。而歸往爲之王。未之有也。以其能如此。則必爲之王者。使天下心服而歸往之矣。蓋所謂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之意也。又云善教。得民心是矣。若文王作辟雍。是能以善養人者也。故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音義伯如字。丁云伯者長也。言爲諸侯之長。亦音霸。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薇賢者當之。注凡言皆有實。孝子之實養親是也。善之實仁義是也。祥。善。當。直

也。不善之實何等也。蔽賢之人。直於不善之實也。音義直音值。疏正義曰。此章言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者下同。也。孟子曰至蔽賢者當之者。孟子謂人之言無其實本者。乃虛妄之言也。以虛妄之言言人之善。或飾人之惡。爲人所惡者也。故其爲不祥莫大焉。不祥則禍是矣。不祥之實者。乃蔽賢直之也。所謂蔽賢賢。則掩人之善是矣。如臧文仲知柳下惠而不舉。虞丘知叔敖之賢而不進。凡此之類。是謂蔽賢者也。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注徐子。徐辟也。問仲尼何取於水而稱之也。

孟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注言水不舍晝夜而進。盈。滿。科。次。放。至也。言於四海者。有原本也。以況於事有本者皆如是。是之取也。苟爲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注苟。誠也。誠令無本。若周七八月。夏五六月。天之大雨潦水卒集。大溝小澮皆滿。然其涸也可立待之者。以其無本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注人無本行。暴得善聲。令聞過其情。若潦水不能久也。故君子恥之。音義亟去吏切。辟。音闢。舍。音捨。放。方往切。澮。古外切。涸。下各切。潦。音老。卒。千忽切。聞。音問。疏正義曰。此章言有本不竭。無本則涸也。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者。徐子怪徐辟者也。徐辟問孟子以謂。孔子數數稱道於水。乃復自而歎之曰。水哉水哉。何仲尼獨數數稱於水也。孟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至是之取爾。孟子答之曰。孔子所以數數稱於水者。以其有本源之泉水。混混滾勢而流。不舍晝夜。是流之不竭。至乎四海之中。以其道之有本亦如是。是孔子

所以亟稱而必取之爾。荀爲無本至君子恥之者。孟子又言苟爲無本之水。是若周之七八月。夏之五六月間。天之大雨驟降。其雨之水。卒然聚集乎大溝之中。溝皆盈盈然而滿溢。則其乾涸。但可立而守之也。以無本源。故如是之速乾耳。孟子復於此言。如聲譽名聞。有或過於情實。而君子所以羞恥之。亦無本之水矣。然則孟子答徐辟以此者。非特言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而已矣。蓋有爲而言之也。以其源泉混混。則晝夜。則譬君子之學問。盈科而後進。則譬君子之德性。不舍晝夜。則譬君子之成章。放乎四海。則譬君子。於是造乎道也。注云徐子徐辟。○正義曰。經於滕文公篇云。墨者夷之。因徐辟而見孟子。又曰徐子以告夷子。是知徐子即徐辟也。注大溝小澮。○正義曰。案周禮遂人掌邦之野。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澮。澮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道。鄭注云。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二鄙之田。遂溝洫澮。皆所以通水於川也。遂廣深各二尺。溝倍之。是廣深各四尺也。洫各八尺也。澮廣二尋。深二尋。然則注云大溝小澮。又非以常制言之爾。論語云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是仲尼常稱於水者也。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注幾希。無幾也。知義與不知義之間耳。衆民去義。君子存義也。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注倫。序。察。識也。舜明庶物之情。識人事之序。仁義生於內。由其中而行。非強力行仁義也。故道性善言必稱於堯舜。但君子存之。庶民去之耳。

正義曰。此章言禽獸但含天氣。衆人皆然。聖人超絕。識仁義之主於己者也。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至非行仁義也者。孟子言世之人。所以有別異於禽獸者。皆含天地之氣而生耳。皆能辟去其害而就其利矣。但小人去其異於禽獸之心。所以爲小人也。君子知存其異於禽獸之心。所以爲君子也。所謂異於禽獸之心者。即仁義是也。禽獸但不知仁義。所以爲禽獸。今夫舜之爲帝。在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

音義　強其丈切。疏

豕遊。雖與禽獸雜居其間。然能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莫不從之。若決江河而無滯。如此。是舜能明於庶物之無知。而存乎異於禽獸之心。詳察人倫之類。而由仁義之道而行之矣。然舜既由其仁義而行之。非所謂行仁義而得之。其有以異於禽獸者。皆舜之徒也。曰舜亦人也。我亦人也。有爲者亦若是。但當存其異於禽獸之心耳。如揚雄由於禮義。入自人門。由於情欲。入自禽門。斯其旨歟。

音義 辟音避。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注旨酒。美酒也。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昌言。湯執中立賢無方。注執中正之道。惟賢速立之。不問其從何方來。舉伊尹以爲相也。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注視民如傷者。雍容不動擾也。望道而未至。殷祿未盡。尚有賢臣。道未得至。故望而不敢誅於紂也。武王不泄邇。不忘遠。注泄。狎。邇。近也。不泄狎近賢。不遺忘遠善。近謂朝臣。遠謂諸侯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注三王。三代之王也。四事。禹湯文武所行之事也。不合。己行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參諸天也。坐以待旦。言欲急施之也。

音義 泄。丁案注云。泄狎也。案媟訓狎。正義曰。此章言周公能思三王之道。狎。今注以泄訓狎。借聲訓耳。疏 以輔成王也。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孟子言禹王惡疾其美酒而樂好人之善言。以其酒甘而湯溺。常情之所嗜者也。故禹王所以惡之。蓋儀狄造酒。禹王飲而甘之。遂疏儀狄是也。善言淡而難入。常情之所厭者也。故禹王所以好之耳。蓋聞皐陶昌言。禹受而拜之是也。湯執中立賢無方。孟子言湯王執大中至正之道。使其

乾隆四年校刊

資者智者得以俯而就。跂而及。而不爲狷者矣。未嘗立驕伉崖異絕俗之道。而使人不可得而至也。所謂中道而立。能者從之。是其旨歟。尚書云。湯懋昭大德。建中于民。是其事矣。立其賢。無不以一方任之。但隨其才而用之。以其人之材。固有長短小大。不可槩以取之矣。書云。佑賢輔德。顯忠遂良。是其事矣。總以湯言之。則所謂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其旨歟。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孟子言文王常有恤民之心。故視下民常若有所傷。望之也。尚書曰。文王不敢侮鰥寡。又曰。懷保小民。是其事矣。蓋以望商之有賢道未得至。故不敢誅於紂也。故曰未之見也。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則常欽之。而不泄狎在遠。者。孟子言武王於邇之臣。則常愛之。而不遺忘。是所謂不泄邇不忘遠也。非其臣也。雖遠邇之民。亦如是。尚書云武王不寶遠物。則邇人安。又曰華夏蠻貊。罔不率俾。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是其事矣。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至坐以待旦者。孟子言周公輔相成王。常思念兼此三王而施行此四事。以爲功業矣。三王。謂禹湯文武之三代王也。然汝孟子則曰三王者。蓋文武父子也。言其父。則子不待言而

在其中。故但云三王。四事者。即惡旨酒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與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不泄邇不忘遠。是四事也。然以孟子於事則云四。蓋父子所爲有不同。所以別言之也。言周公施爲。其有不合三王四事。則嘗仰思而思索之。必夜以繼日。而未嘗敢忘去之也。及幸而思索得合於此三王之四事。則雞鳴而起。坐以待旦。其急於有行。如恐失之。蓋也。是爲三代之王也。○正義曰。禹夏之代始王也。湯殷之代始王也。文武周之代始王也。是其急於有行。如恐失之。蓋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注王者謂聖王也。大平道衰。王迹止熄。頌聲不作。故詩亡。春秋撥亂。作於衰世也。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疏此三大國史記之異名。乘者。興於田賦乘馬之事。因

以爲名。檮杌者。匿凶之類。異於記惡之戒。因以爲名。春秋以二始舉四時記萬事之名。其事則五霸所理也。桓文。五霸之盛者。故舉之。其文。史記之文也。孔子自謂竊取之以爲素王也。孔子入臣。不受君命。私作之。故言竊。亦聖人之謙辭爾。

【音義】檮。丁逃反。二音。檮杌惡獸名也。楚謂之檮杌。晉名春秋爲乘者。取其善惡無不載。檮杌也。魯以編年舉四時記爲檮杌也。凡此雖曰異其名。然究其實。則一也。蓋王者迹熄。則所存者。但霸者之迹而已。言其霸。則齊桓晉文爲五霸之盛者。故其所載之文則魯史之文。而孔子自言之矣。蓋春秋以義斷之。則丘私竊取之事也。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竊取之者。不敢顯述也。故以賞罰之意。寓之褒貶。而褒貶之意。則寓於一言耳。

【注】云乘爲乘馬之事已詳。故不再述。云檮杌匿凶者。案文公十八年左傳。所謂渾敦窮奇檮杌氏。不才子。不可教訓。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天下之民。謂之檮杌。饕餮。四凶。其言檮杌。乃匿凶之類。○正義曰乘馬也。凡此雖曰異其名。然究其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注】澤者。滋潤之澤。大德大凶。流及後世。自高祖至玄孫。善惡之氣乃斷。故曰五世而斬。予。我也。我未得爲孔子門徒也。淑。善也。我私善

之於賢人耳。蓋恨其不得學於大聖人也。疏正義曰。此一體。上下通流。君子小人。斬各有時。孟子恨以不及仲尼也。孟子曰君子之澤至于私淑諸人也者。孟子言君子小人。雖有賢不肖之異。然自禮服而推之則餘澤之所及。但皆五世而斬耳。以其親屬替之者焉。惟孔子有道德之澤。流於無窮。雖萬世亦莫不尊親者矣。孟子所言我未得爲孔子徒黨者矣。我但私有所善於己。未有以善諸人也。蓋孟子學孔子者也。然必於此乃言于未得爲孔子徒者。蓋亦公孫丑問夫子既聖矣乎。則曰。夫聖孔子不居之意也。孟子之志。又可知矣。斬斷也。淑。善也。疏云自高祖至於玄孫○正義曰。自高祖至玄孫者。凡有九等。高祖曾祖祖父己身子孫曾孫玄孫是也。今注乃以此證五世而斬者。據己身而推之。則上自高祖至玄孫是爲無服者矣。

孟子注疏卷八上

離婁章句下疏凡三十有三章○監本訛三十有二章

今改正

又疏教而不變乃歸自然○此句監本脫八章言貴賤廉恥乃有不爲不爲非義義乃可由共十九字今補入

又疏是離婁一篇有六十一章矣○監本訛六十章

今改正

舜生於諸馮○臣尚軾按史記舜冀州之人也則諸馮當在冀州之分內此上記所云舜生於姚邱溝水之洒

在今姚邱山餘姚縣西六十里者非

注生始卒終疏陶河濱○陶字下監本衍於字今刪

注太子發上祭於畢疏愍民惠禮曰文○監本訛忠

又疏南越志云鄠故楚都在南郡則知畢在鄠之地

崇接禮曰文今改正

故曰畢鄠○臣宗萬按趙順孫云畢豐鎬俱在長安

史記云文武葬於畢皇覽云文王周公皆在鎬聚東

社中則畢在鎬東明矣疏引南越志誤也

非禮之禮章注陳嘗娶婦而長拜之也若義而非義藉

文報讐是也疏此蓋史傳之文而云然○史傳中並

無此文

中也養不中章如牛也棄不中節注如此賢不肖相較

何能分寸○較監本訛覺今改正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章疏所謂視民如子則

民懷之者也孟子言世之所謂爲之大人者是其能

不失去其嬰兒之時心也○臣邦綏按注中不失赤

子之心分作二說解朱子集注專採後說南軒張氏

藍田呂氏及程子並主後說立論今疏於提綱處用

前說而於正釋處用後說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章舜明於庶物注舜明庶物之情

疏舜能明於庶物之無知而存乎異於禽獸之心○
臣宗萬按千古幾希之辨正在於人物分關處不訓
作事字較切

王者之迹熄章楚之檮杌○陸堦經世驪珠曰注疏皆
訓爲鬻凶之類左傳稱爲顓頊氏不才子漢書注崇
侈之名鄭檮杌又周禮外史以檮杌爲惡獸取垂惡
以示戒也惟是史善並載無單記惡之義且史傳
高陽才子檮戭今音檮杌亦陸德明九經釋音之誤
考留青日札云檮剛木也杌樹無枝也從木從壽垂
可久也從兀莫可動也史本歷久不易之書其義最

孟子注疏卷八下

漢趙氏王　宋孫奭音義并疏

離婁章句下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注三者皆謂事可出入不至違義但傷此名不曰於惡也疏正義曰此章言之高行也孟子曰至死傷勇者蓋言凡於所取之道可以取之則取之故無傷害於廉勇惠三者人是爲傷害於廉也可以無取而乃取之是爲傷害於廉也可以無取而乃取之而不爲傷其惠可以無與之則與之而不爲傷其惠也又言凡所與之道可以與之則與之又言凡於所死之道可以死之則死不爲傷害其勇可以無死而乃死之是爲傷害其勇也如孟子受薛七十鎰是可以取則取之也無取而乃取之者也求也爲聚斂而附益之是可以無取而乃取之者也孔子與原思之粟是可以與則與

之者也。冉子與子華之粟五秉。是可以無與而乃與之者也。比干諫而死。是可以死則死也。苟息不能格君心之非。而終遽以死許。是可以無死而乃死之也。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己。於是殺羿。注羿有窮后羿。逢蒙。羿之家衆也。春秋傳曰。羿將歸自田。家衆殺之。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注罪羿不擇人而授。也故以下事喻之。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注孺子鄭大夫。庾公衛大夫。疾作瘧疾。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注僕。御也。孺子曰。吾必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注端人用心不邪辟。知我是其道本所出。必不害我也。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爲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叩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注庾公之斯至。竟如孺子之所言。而曰我不敢廢君事。故叩輪去鏃。使不害人。乃以射孺子。禮射四發而去。乘。四也。詩云。四矢反兮。

孟子言是以明羿之罪。假使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之他而教之。何由有逢蒙之禍乎。音義逢蒙。丁張並薄江切。惡音烏。他。張徒何切。辟音僻。乘矢丁音剩。乘矢四矢。疏正義曰。此章言求交取友。必得其人也。逢蒙學射於羿盡得其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己。於是殺羿。言逢蒙學射於羿。既學盡后羿所射之道。乃思天下惟后羿所射。有強於己。於是反殂之而殺其后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孟子復言逢蒙所以殺其后羿。是后羿亦有可罪之道者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孟子引公明儀於往日嘗曰。逢蒙殺羿。宜若羿無罪而見殺焉。又比之公明儀之言曰。薄乎此言爾。安得謂之無罪焉。昔鄭國之君使子濯孺子為大夫。以侵伐其衛國。衛君乃使大夫庾公之斯。追捉其子濯子濯乃曰。今日我瘧疾發作。不可以執弓而敵之。我必死矣。遂問其御僕曰。衛之追趕我者是誰也。其御僕乃告之曰。衛大夫庾公之斯者也。子濯即曰。我得生矣。不能死我也。其御僕乃問。庾公之斯。是衛國之最善射者也。而夫子乃曰吾生矣。是何之謂也。子濯乃與之御僕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端正之人也。其所友亦端正之人。然後教其射矣。庾公之斯。追至子濯之門。子濯見子濯不執弓矢。乃問曰。夫子何為不執弓以拒之。子濯告之曰。今日我瘧疾發作。不可以執弓矣。庾公之斯曰。我乃自稱已為小人。言小人學射於夫子之道。而反歸害其夫子矣。他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夫子之道。而反歸害其夫子矣。雖然。不忍害夫子。奈以今日所追之事。乃君命之事也。我亦不敢廢背其君命耳。遂不免抽取其矢。而敲之於車輪之上。乃去其鏃利而乃反歸而不追之。蓋去鏃利而發射子濯。至發其四矢。然後鏃利所以無害於子濯耳。云乘矢者。乘四矢也。蓋四馬為一乘。是亦取其意也。注羿有窮后羿者。說在梁王首篇詳。疏正義曰。羿。有窮后羿者。說在梁王首篇詳。窮至殺之。○正義曰。羿。有窮后羿者。案襄公四年左傳云。將歸自田。家衆殺之。而烹之以食其子。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杜注云。子羿之子也。不忍食。又殺之國門。注孺子。公他。庾公。皆人名。庾公差。庾公之斯。庾公。氏。公差。字。公孫丁。二子追衛公。獻公。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射兩軥而還。尹公佗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杜預曰。子魚庾公差。然則孟

子之言。與此不同。是二說必有取一焉。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注西子古之好女。西施也。蒙不潔。以不潔汙巾帽而蒙其頭也。面雖好。以蒙不潔。人過之者皆自掩鼻。懼聞其臭也。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注惡人。醜類者也。面雖醜。而齋戒沐浴。自治潔淨。可以侍上帝之祀。言人當自治以仁義。乃爲善也。疏正義曰。此章言貌好行惡。西子胃臭。醜人潔服。供事上帝。明當修飾惟義爲常也。孟子言西施之女。其貌雖好。然加之不潔巾幘而蒙其頭。則人見之。亦必遮掩鼻而過之。更不顧也。如惡人雖曰至醜。然能齋戒沐浴。自潔淨其身。則亦可以供事上帝矣。孟子之意。蓋人能修潔其已。雖神猶享。而況於人乎。然知人修治其已。不可以已也。注西子西施。○正義曰。案史記云。西施。越之美女。越王勾踐以

獻之。吳王夫差。大幸之。每入市。人願見者。先輸金錢一文。是西施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注言天下萬物之情性。當順其故則利之也。改戾其性。則失其利矣。若以杞柳爲栝棬。非杞柳之性也。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注惡人欲用智而妄穿鑿。不順物之性而改道以養之。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注禹之用智。決江疏河。因水之性。因地之宜。引之就下。行其空虛無事之處。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注如用智者。不妄改作。但循理。若禹之行水於無事。則爲大智也。天之高也。星辰

乾隆四年校刊

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注天雖高。星辰雖遠。誠能推求其故。常千歲日至之日。可坐而致也。星辰日月之會。致至也。知其日至在何日也。音義梏。音

梏。樞丘園切。疏正義曰。此章言能修性守故。天道可知也。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至可坐而致也者。孟子言今夫天下之人。有言其性也者。非性之謂也。則事而已矣。蓋故者。事也。如所謂故舊無大故之故同意。以其人生之初。萬理已具於性矣。但由性而行。本乎自然。固不待於有爲。則可也。是則爲性矣。今天下之人。皆以待於有爲爲性。是行其性也非本乎自然而爲性者耳。是則爲事矣。事者必以利爲本。是人所行事。必擇其利。然後行之矣。是謂故者以利爲本矣。我之所以有惡於智者。非謂其智也。爲其不本性之自然之爲智。但穿鑿逆其自然之性而爲智者矣。故曰所惡於智者爲其穿鑿也。孟子言此。又恐後人因是。遂以爲故舆智爲不美。所以復爲明言之。故言如爲智者若禹之治水。則我無惡於爲智矣。以其大禹之治行其水也。但因水自然之性。引而通之。是行其所無事者也。非逆其水性而行之也。若今之人爲智。但因性之自然而爲智。是亦行其無事耳。而其爲智亦大智者矣。此孟子於此。以爲智之美。又非所謂惡之者也。且天之最高者也。星辰最遠者也。然而誠能但推求其故常。雖千歲之後。其日至之日。亦可坐而計之也。孟子於此。以故爲美。所以又執是而言之耳。以其恐人不知已前所謂故常之故。遂引天與星辰而言故常之故。於此爲美也。謂人之言性者。但本乎故常自然之性而爲性。不以妄自穿鑿改作。則身之修。亦若天與星辰之故常。而千歲日至之日。但可坐而致也。此所以明其前所謂故爲事故之故。終於此云故。乃故常之故。蓋故義亦訓常。所謂必循其故之故同。注以杷柳爲梏梏○正義曰尚書傳云。星辰。日月所會也。書云。辰弗集于房是也。案孔安國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注公行子。齊大夫也。右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

師。齊之貴臣王驩字子敖者。公行之喪。齊卿大夫以君命會。各有位次。故下云朝廷也。與言者。皆諮於貴人也。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注右師謂孟子簡其無德。故不與言。是以不悅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爲簡。不亦異乎。注孟子聞子敖之言。曰我欲行禮故不歷位而言。反以我爲簡易也。云以禮者。心惡子敖而外順其辭也。音驩音歡。敖五高切。疏正義曰。此章言循理而動。不合時人也。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言者。公行子有子之喪。王驩字子敖者。公行子之門。其間有進揖而與右師王驩言者。又有就右師王驩之位所而與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至不亦異乎者。言孟子獨不與右師言。右師見孟子不與之言。乃不悅而有憤憤之色。曰。諸君子之衆賢。皆與我言。是孟子簡略不禮於我也。孟子聞王驩此言。乃告之曰。不與右師言者。乃是禮然也。於禮。則朝廷之間。不歷位所而相與言。又不踰越階而相揖。我欲行其禮。故如是不與之言也。子敖今以我爲簡略而爲不禮。是其言不亦乖異於禮乎。注右師齊之貴臣。正義曰。古者天子之卿。尊者謂之太師。卑者謂之少師。諸侯之卿。尊者謂之左師。卑者謂之右師。故也。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注存。在也。君子之在心者。仁與禮也。愛敬施行於人。人亦必反報之於己也。有人於此。其待

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注橫逆者。以暴虐之道來加我也。君子反自思省。謂已仁禮不至也。物。事也。推此人何爲以此事來加於我也。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注君子自謂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注妄人。妄作之人。無知者。與禽獸何擇。異也。無異於禽獸。又何足難也。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注君子之憂。憂不如堯舜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注憂之當如何乎。如舜而後可。故終身憂也。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注君子之行。本自不致患。常行仁禮。如有一朝橫來之患。非己慾也。故君子歸天。不以爲患也。音義丁云由與猶同。由丁云由與猶同。後皆倣此。疏正義曰。此章言君子責己小人不責己之禮。不患其患也。孟子引君子之者。孟子言君子之人與衆人別也。君子之人所以異於人者。至人恒敬心仁存乎心。以仁道存乎心者。是愛人者也。有禮存乎心者。是敬人者也。愛人者人亦常愛之。敬人者人亦常敬之。蓋人所以亦常愛敬之者。報自然之道也。有人於此至

又何難焉。孟子又託言今有人在此。其待我者。皆以橫逆暴虐之道而待我。則爲君子者必自反責於己也。以其是我必不仁。又無禮也。此所以待我橫逆加我哉。是必於我有不仁之心。有無禮之行。此人所以如是而加我矣。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加我又由此者。君子之人又必自反責其己。以爲是我必有不忠之心矣。自反既以有忠。其橫逆加我者又由此。君子之人乃曰。此人以橫逆暴虐之道加我。是必妄人矣。如此爲妄人矣則與禽獸奚擇有異哉。既爲禽獸。於我又何足責難焉。此君子之人。又自歸己而不譴彼之罪矣。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至君子不患矣者。孟子言如此。是故君子有朝之患難。乃若君子有所憂慮。是亦不爲無爲然而有憂者。但憂慮而爲舜帝亦一人也。我亦一人也。舜帝既爲法於天下可傳之於後世。以爲人所取則。而我猶尚未免爲鄉俗之人。此則君子可憂也。既以憂之。是如之何。憂言憂但慕如舜爲法可傳於後世而止矣。然則君子。其於有所患則無矣。非仁之事。既以不行。然而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亦不爲之患矣。無他。以其非己之有。愆過而招之也。其所以有患者。亦彼之一患。不足爲我之患也。前所謂橫逆待我。是必妄人也。是於禽獸又何足難焉。正此之謂也。孟子言之。是亦欲人以仁禮存心。其有橫逆加己。又當反己。故無患及耳。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由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注當平世三過其門者。身爲公卿。憂民者也。當亂世安陋巷者。不用於世。窮而樂道者也。孟子以爲憂民之心道同。用與不用之宜若是也。故孔子俱賢之。禹稷急民之難若是。顏子與之易地。其

心亦然。不在其位。故勞佚共異。今有同室之人鬬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鬬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注纓冠者。以冠纓貫頤也。鄉鄰。同鄉也。同室相救。是共理也。喻禹稷走赴鄉鄰非其事。顏子所以閉戶而高枕也。疏正義曰。此章言顏子之心。有同禹稷者也。禹稷當平世至易地則皆然者。孟子言大禹與后稷。皆當平治之世。急於爲民。三過家門而不入其室。孔子皆以爲賢。故尊賢之。顏淵當危亂之世。不得其用。居處於隘陋之巷。但以一簞盛其食。一瓢盛其飲。而飲食之。時人皆不堪忍此之憂。顏淵獨樂不於道而不改。此樂孔子亦以爲賢。孟子言至於此。乃曰曰禹稷顏回三人。其道則同耳。以其大禹於是時。思念天下有因洪水而沈溺也。亦如己被其沈溺也。后稷於是時。思念天下有因水土未平而被飢餓之者。亦如己被其飢餓也。是以三過家門而不入其室。而爲民如是之急也。禹稷與顏子。更易其地則皆能如是。謂顏子在禹稷之世。亦能如禹稷之急。禹稷在顏子之世。亦能不改其樂。是則爲同道者也。若其有異。但時之一平一亂矣。今有同室之人鬬者。若其有異。但時之一至可也者。孟子又以此言比喻之。謂禹稷爲民如是之急。若今有同室之人。有鬬爭之者。救勸之者。雖被髮而纓冠於頭而救勸之。可也。無它。以其人情於同居是爲親者也。如有鬬爭而不救勸之。是疎其親也。禹稷當平世。既達而在上。亦急於爲民。是在上位而不恤民者也。孟子故以同室之人救鬬爲喻。顏子在陋巷而不改其樂。若今有同鄉之人有爭鬬者。如被散其髮而纓冠於頭而救勸之。則爲惑者矣。雖閉戶而勿救之可也。無它。以其鄉鄰於己爲疎。非親也。如往救之。是親其疎矣。顏子當危亂之世。既窮而不得用。亦宜處陋巷而不改其樂。是媚於世而非賢者也。孟子故以鄉鄰之人不救爲喻。由此推之。則孟子謂禹稷顏回同道。是其不誣於後世也。孔子賢顏回之謂也。又曰。禹吾無間然矣。是孔子賢禹之謂也。南宮适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以此觀之。孔子美南宮适云。及此二人者如此。是知孔子有賢於禹稷之

謂也。然而三過其門。則主乎禹。今孟子則兼稷言之。何也。曰。孔子言躬稼。其亦主於稷。而乃兼禹言之。以禹之治水。非暨稷之播殖。則無以奏艱食。非得禹之平水土。則無以爲躬稼。是二者未常不相待爲用耳。孔孟交言之。是亦一道也。蓋躬稼而有天下。雖出乎南宮适之言。然孔子美之者。亦孔子之言也。故云孔子言也。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注匡章。齊人也。一國皆稱不孝。問孟子何爲與之遊。又禮之以顏色。喜悅之貌也。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弈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鬬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注惰懈不作。極耳目之欲。以陷罪戮。及父母。凡此五者。人所謂不孝之行。章子豈有一事於是五不孝中也。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注遇。得也。章子子父親教。相責以善。不能相得。父逐之也。朋友切磋。乃當責善耳。父子相責以善。賊恩之大者也。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爲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注夫章子豈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哉。但以身得罪於父。不得近父。故出去其妻。屏遠其子。終身不爲妻子所養也。其設心以爲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

子已矣。注章子張設其心。執持此屏妻子之意。以爲得罪於父而不若是以自責罰。是則罪益大矣。音義憝胡對切很也。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至敢問何也者。公都子謂孟子曰。匡章子。徧國人皆稱爲不孝者焉。夫子乃與之遊。又從而敬悅之。敢問夫子是如之何。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至於是乎。孟子答公都子曰。世俗之人。所謂爲不孝之行有五。怠惰其四支。不作事業。而不顧父母之所養。爲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所養。爲二不孝也。好貨財。私愛妻子。而不顧父母之所養。爲三不孝也。從其耳目之所慾。陷於其罪。以辱及父母。是四不孝也。好勇鬬很。以危父母。是五不孝也。章子豈有一事於此五不孝乎。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孟子言章子但失於父子責善不相遇也。不遇者是不相得也。其所以相責於善。乃朋友切磋琢磨之道也。如父子相責善。是賊害其父子之恩大者矣。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之屬哉。至是則章子而已矣。孟子又言夫章子與父子不相遇而離之。豈以章子不欲有夫妻子母之爲親屬哉。爲其得罪於父。不得近焉。故用出去其妻屏逐其子。終身不爲妻子所養也。其章子如或開設於心。爲不若是離父之故。出妻屏子。是陷父於不義之罪者矣。是則罪之莫大者矣。是則章子之行。只此而已。我何可絕而不與之邪。以此論之。則章子之過。過於厚者矣。宜孟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也。蓋謂不顧父母之養者。是有逆於父母。而不順父母之意耳。孝經云。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禮云。與其得罪於州閭鄉黨。寧熟諫。然則父有不義。雖熟諫以爭之。可也。又安可以朋友責善施於父子之間哉。故章子所以離之。遂用出妻屏子。爲其父有不義而不可言耳。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將來。人曰寇方至。何不去之。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注

寓寄也曾子欲去戒其守人曰無寄人於我室恐其傷我薪草樹木也寇退則曰治牆屋之壞者我將來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注左右相與非議曾子者言武城邑大夫敬曾子武城人爲曾子忠謀勸使避寇君臣忠敬如此而先生寇至則先去使百姓瞻望而效之寇退安寧則復來還殆不可如是怪曾子何以行之也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注沈猶行曾子弟子也行謂左右之人曰先生之行非汝所能知也先生曾子也

注者先生嘗從門徒七十人舍吾沈猶氏時有作亂者曰負芻來攻沈猶氏先生率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賓師不與臣鬥焉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注伋子思名也子思欲勤寄君赴難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注孟子以爲二人同道曾子爲武城人作師則其父兄故去留無毀子思微小也又爲臣委質爲臣當死難故不去也子思與曾子易地皆然

音義 與焉之與音預注不與同 琉正義曰此章言曾子子居武城有越寇至或曰寇至盍去諸者孟子言曾子嘗居於武城之邑有南越寇賊興或人告之曰寇賊來何

不去之。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
牆屋我將反者。言曾子欲去乃戒其所守之人曰無寓
人於我此室而毀傷我薪木寇賊既退。則曰脩我牆屋
我將反居此。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
敬也至始於不可者。言寇賊已退。曾子於是乎反呂此
也。左右之大夫皆曰待先生如此其忠而不敢慢之寇
賊至。則先去以使民瞻望而效之。寇退平靜。則反其居。
殆不可如是也。沈猶行曰至未有與焉者。言沈猶行答
左右之人曰。先生之去。非汝所能知者也。往日沈猶有
寇賊。自負其芻草。來攻我室。隨從先生者有七十人。言
曾子率弟子而去之。故未有與及此難也。故得免其禍
焉。先生。曾子也。子思居於衛有齊寇至君誰與守者。孟
子又言子思居於衛邑。有齊國之寇賊興。或人告之曰。
寇賊來何不去之。子思乃自稱名答或人曰。如使伋見
其寇賊至則去之。衛君則誰與爲守護。伋。子思名也。孟
子曰曾子子思同道至易地則皆然。孟子引至於此。乃
曰。曾子子思二人。其道則同也。以其曾子居於武城。則
師之道也。如人之父兄也。則去留人不可毀。無它以其
無所拘也。子思居於衛。則臣之道也。其勢則微小也。當
趙君之難。不可去也。無它。以其有所拘也。雖然。二人如
更易其地。則皆能如是也。謂子思居於曾子之所而爲
之師。亦未必不能如曾子去留無所拘也。曾子居於子
思之所而爲之臣。亦未必不能如子思赴君之難而不
去也。故曰曾子子思同道。案史記弟子傳曾子名參。字
子輿。武城人。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爲能通孝道故
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國 注 伋魚之子。孔子之孫也。年六十二。嘗困 疏 伋。子思名。
儲子曰。王使人瞯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 注 儲子齊人
也。瞯視也。果能也。謂孟子曰。王言賢者身貌必當有異。
故使人視夫子。能有異於衆人之容乎。孟子曰。何以異
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注 人生同受法於天地之形。我
當何以異於人哉。且堯舜之貌。與凡人同耳。其所以異
乃以仁義之道在於內也。 音義 瞯古莧切 又音閑 正義曰。此
章言人以

道殊賢愚體別也。儲子謂孟子曰。齊王使人視夫子。能有以異別於衆人乎。以其齊王必謂孟子之賢。貌狀須有異於人也。孟子答之曰。我何以有別異於衆人哉。雖堯舜之盛帝。亦與人同其貌狀耳。但其所以有異於衆人者。特以仁義之道與人異耳。孟子言此。則知齊王是爲不達者也。蓋古之人善觀人者。不索人於形骸之外。而索之於形骸之內。今齊王乃索孟子於形骸之外。宜其過也。注儲子齊人也。○正義曰。蓋亦因經而爲言之耳。故孟子仕於齊。今此乃王使人來者。是知爲齊人。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注良人。夫也。盡富貴者。夫詐言其姓名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瞷良人之所之也。注妻竊其詐。故欲視其所之。

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饜足之道也。注施者。邪施而行。不欲使良人覺也。墦。冢間也。乞。其祭者所餘酒肉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注妻妾於中庭悲傷其良人。相對涕泣而謗毀之。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注施施。猶扁扁。喜悅之貌。以爲妻妾不知。如故驕之也。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注由。用也。用君子之道觀之。今求富貴者。

皆以枉曲之道。晉夜乞哀而求之以驕人於白日。此良人爲妻妾所羞而泣傷也。幾希者。言今苟求富貴妻妾雖不羞泣者。與此良人妻妾何異也。音義 饜於豔切。蚤音早。施從之施。丁音迤。注同。張音易。謂延施而往也。墦。音煩。潘音番。訕所晏切。施丁依字。詩曰將其來施施。張音怡。扁扁丁切。正義曰。此章言小人苟得。妻妾猶羞也。齊人有一妻一妾希矣者。孟子託此以譏時人。苟貪富貴而驕人者也。言齊國中人有一妻一妾者。而居處於室。其良人出外。則必饜飽酒肉而後歸。其妻問所與飲食酒肉者。良人則盡以爲富貴者與之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門。則必饜飽酒肉而後歸。問其所與與者。良人皆以爲富貴者與之也。而未嘗見有富貴顯達者來家中。我將視其良人所往。妻疑之。故欲視其所往也。明日蚤起。乃邪施其身。微從良人之所往。徧盡一國之中。無有與良人立談話者。終往齊國東郭之處。有冢間之祭者。良人乃就乞其餘祭之酒肉。不飽。饜。又顧視而求之於他人。以此遂爲饜足之道。其妻乃先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者也。今乃若此。而乞之祭者爲饜足。遂與其妾非訕良人。而相對涕泣於中庭之間。而良人未之知。其妻妾非訕其已。又施施然喜。從外來歸。復驕泰其妻妾。孟子引至此。乃曰。由此齊人觀之。則今之人所以諂求富貴利達者。其妻與妾而不羞恥。不相對涕泣於中庭者。幾希矣。言其少也。皆若此齊人耳。蓋孟子之言。每每及此者。所以救時之弊。不得不如是矣

孟子注疏卷八下

逢蒙學射於羿章注羿將歸自田家衆殺之案襄公四年左傳云將歸自田家衆殺之而烹之以食其子子不忍食諸死於窮門○監本脫門字今增入

西子蒙不潔章注西子西施疏每入市人願見者先輸金錢一文是西施也○今史記無此文未知何據

天下之言性也章注言天下萬物之情性當順其故則利之也改戾其性則失其利矣○監本訛今天下之言性則以故而已矣以言其故者以利爲本耳今從閻本改正

禹稷當平世章疏思念天下有因洪水而沉溺也○此句下監本脫去亦如已被其沉溺也八字今補入

又孟子故以同室之人救鬬爲喻○故監本訛固今改正

公都子曰章疏爲不若是離父之故○父之監本訛之父今改正

曾子居武城章疏沈猶行曰至未有與焉者○監本脫沈字今補入

注伋子思名也疏年六十二嘗困於宋○監本脫年字今補入

孟子注疏卷九上

漢趙氏注　宋孫奭音義并疏

萬章章句上　注萬章者。萬姓章名。孟子弟子也。萬章問舜孝。猶論語顏淵問仁。因以題其篇也。　疏正義曰前篇論離婁之明。此篇論萬章問舜孝。蓋以明者當明其行。而行莫大於爲孝。今萬章問孝。故以萬章爲此篇之題以次於前篇矣。此篇凡十八章。趙氏分爲上下卷。據此上卷。凡有九章而已。一章言孝爲百行之本。無物以先之。雖富有天下。而不能取悅其父母也。二章言仁聖所存者大。舍小從大。達權之義。不告而娶。守正道也。三章言仁人之心。四章言孝莫大於嚴父。行莫大於蒸蒸。五章言德合於天。則天爲歸之。行歸於仁。六章言賢達之理世。務推政以濟時物。守已直行。不枉道以取容。八章言君子大居正位。以禮進退。屈伸達節。不違貞信。九章言君子時行

則行。時舍則舍。故能顯君明道。不爲苟合。其餘九章分在下卷。各有說焉。注萬章至篇也○正義曰萬章孟子弟子。已說在敘段。云論語顏淵問仁者。蓋論語第十二篇首。顏淵問爲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因以顏淵目其篇。蓋其文也。孟子於此。則而象之爾。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注問舜往至于田。何爲號泣也。謂耕于歷山之時然也。孟子曰。怨慕也。注言舜自怨遭父母見惡之厄而思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注言孝法當不怨。如是舜何故怨。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注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旻天。秋天也。幽陰氣也。故訴于旻天。高非息之問。不得其義。故曰非爾所知也已。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恝。注恝。無愁之貌。孟子以萬章之問。難自距之。故爲言高息之問對如此。夫公明高以爲孝子不得意於父母。自當怨悲。豈可恝恝然無憂哉。因以萬章其陳其意耳。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注我共人子之事。而父母不我愛於我之身。獨有何罪哉。自求責於己而悲慼焉。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注帝。堯也。堯使九子事舜以爲師。以二女妻

舜。百官牛羊倉廩備具。饋禮以奉事舜於畎畝之中。由是遂賜舜以倉廩牛羊。使得自有之。堯典曰。釐降二女。不見九男。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敘。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獨丹朱以肩嗣之子。臣下以距堯求禪。其餘八庶無事。故不見於堯典。猶晉獻公之子九人。五人以事見於春秋。其餘四子。亦不復見於經。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注 天下之善士多就舜而悅之。胥須也。堯須天下悉治。將遷位而禪之。順愛也。爲不愛於父母。其爲憂愁若困窮之人。無所歸生也。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富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無足以釋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注 言爲人所悅。將見禪爲天子。皆不足以解憂。獨見愛於父母。爲可以解已之憂。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注 慕。思慕也。人少。年少也。艾。美好也。不得於君。失意於君也。熱中。心熱恐懼也。是乃人之情。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

於大舜見之矣。注大孝。之人。終身慕父母。若老萊子七十而慕。衣五綵之衣。爲嬰兒匍匐於父母前也。我於大舜。見五十而尚慕父母。書曰。舜生三十徵庸。五十在位。在位時尚慕。故言五十也。音義界。說文作忿。忽也。許介切。不順爲楚所爲。主當爲皆。皆同。共音供。禪音擅。後皆放此。不見之見音現。此章及下見舊皆同。少詩妙切。知好之好。呼報切。餘並如字。衣於既切。匍音蒲。匐北蒲北切。疏正義曰。此章言夫孝百行之本。無物以先之。雖富有天下。而不能取悅於父母也。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者。萬章問孟子。謂舜往耕于田。乃號泣于旻天。是何爲其號泣於此也。旻天。秋天之號也。以其情主乎憫也。爾雅曰。秋曰旻天。是也。孟子曰。怨慕也。孟子答之曰。舜所以號泣于田者。自怨遭父母之惡而思慕之也。萬章曰。父母愛之。至怨乎。萬章又曰。父母以慈愛愛子。則當喜悅而不敢忘其父母之所愛。父母惡之。其子亦當勤勞奉事之而不可怨。恨父母。今舜若是。則舜誠有怨恨父母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至是非爾所知也。孟子難以自爲言。拒爾所知也。孟子難以自爲言。拒爾所知也。孟子難以自爲言。拒

穆夫人。及大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生重耳。小戎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姊生卓子。凡此九人。但見其五。卽此五人是也。云獻公有九人。按史記世家云。獻公有子九人。而大子申生重耳夷吾。皆有賢行。以此則知獻公有子九人而已。其餘四者。亦以經傳無見焉。注慕思慕至人之情○正義曰。云少女爲少年少也。艾美好也者。蓋世之傳孟子者。以少女爲少艾也。按說文云。艾老也。長也。又按禮記云。五十曰艾。是則艾誠老長之稱也。謂大之誤也。殆亦未可知。注老萊子七十而慕至書曰舜生三十徵庸五十在位○正義曰云老萊子者。按高士傳云。老萊子楚人。少以孝行養親。極甘脆。年七十。父母猶存。萊子服斑蘭之衣。爲嬰兒戲親前。言不稱老。爲親取食上堂。足跌而偃。因爲嬰兒啼。誠至發中。楚室方亂。乃隱耕於蒙山之陽。著書號萊子。莫知所終。又云。老萊著五綵五色斑斕之衣。出列女傳文今不載。

音義 行莫之行皆同。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

亦不足以解舜之憂。富是人之所皆欲者也。而堯以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之。而尚亦不足以解舜之憂。貴是人之所皆欲者也。而堯將以天下遷而讓之。而爲天子。尚亦不足以解其憂。凡以人悅之好色富貴。此數者。皆無足以解舜之憂。惟得於父母。然後可以解其憂。夫人少小之時。則知思慕父母。及長。知好其女色。則思慕其妻子。至於爲仕。則思慕其君。如不得遇於君。則熱中心而恐懼之也。是則人之常情如此。如爲大孝者。則終身思慕父母而不忘也。然則孟子言至於五十之歲者。而思慕父母而不敢忘者。我於大舜見之矣。故歷以此答其萬章之問。注耕于歷山○正義曰。上卷首章已說詳矣。注堯典至見於經○正義曰。云堯典曰釐降二女。不見九男。惟丹朱胤嗣之子。臣下以距堯求禪。其餘八庶無事。故不見。二女。卽娥皇女英是也。案尚書堯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孔安國云。胤。國名。子爵。朱。丹朱。傲。孔注云。丹朱。堯之子。是堯九子。但見丹朱一人矣。其餘八子亦未詳。以其經傳無見焉。云如晉獻公九人五人以事見於春秋。餘四子亦無所見者。按魯莊公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

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注詩。齊風南山之篇。言娶妻之禮。必告父母。舜合信此詩之言。何爲違禮不告而娶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注舜父頑母嚚。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怨懟於父母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注禮娶須五禮。父母先答以辭。是相告也。帝謂堯。何不告舜父母。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注帝堯知舜大孝。父母止之。舜不敢違。則不得妻之。故亦不告也。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注完。治。廩。倉。階。梯也。使舜登廩屋。而捐去其階。焚燒其廩也。一說捐階。舜卽旋從階下。瞽瞍不知其已下。故焚廩也。使舜浚井。舜入。而卽出。瞽瞍不知其已出從而蓋揜其井。以爲舜死矣。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注象。舜異母弟也。謨。謀。蓋。覆也。都。於也。君。舜也。舜有牛羊倉廩之奉。故謂之君。咸。皆。績。功也。象言謀覆於君而殺之者。皆我之功。欲與父母分舜之有。取其善者。故引爲已之功也。牛羊父母。倉廩父母。注欲以牛羊倉廩與其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注干。楯。戈。戟也。琴。舜所彈五絃琴也。弤。彫弓也。天子曰彫弓。堯禪

舜天下。故賜之彤弓也。棲牀也。二嫂。堯女英。使治牀。
欲以爲妻也。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
忸怩。注象見舜生在牀鼓琴。愕然反辭曰。我鬱陶思君。
故來。爾。辭也。忸怩而慙。是其情也。舜曰。惟茲臣庶。汝其
于予治。注茲。此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也。故舜見來而
喜曰。惟念此臣衆。汝故助我治事。不識舜不知象之將
殺己與。注萬章言我不知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何爲
好言順辭以答象也。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
喜。注奚。何也。孟子曰。舜何爲不知象惡已也。仁人愛其
弟。憂喜隨之。象方言思君。故以順辭答之。曰。然則舜僞

喜者與。注僞。詐也。萬章言如是。則爲舜行至誠而詐喜
以說人矣。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
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
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注孟子言否。云
舜不詐喜也。因爲說子產以喻之。子產。鄭子國之子公
孫僑。大賢人也。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圉圉。魚在水羸劣
之貌。洋洋。舒緩搖尾之貌。攸然。迅走趣水深處也。故曰
得其所哉。重言之者。嘉得魚之志也。校人出曰。孰謂子
產智。子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
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

喜之奚僞焉。注方。類也。君子可以事類欺。故子產不知校人之食其魚。象以其愛兄之道來問舜。是亦其類也。故誠信之而喜。何僞焉。喜也。音義慙直類切。妻七滌切。下妻也。妻之同。捐音緣。又音旋。浚音峻。揜張云與掩同。弤都禮切。丁音彫。云義與弨同。彫弓如字。或作彫。誤。忸女六切。怩音尼。愕五各切。與音餘。注及下者與皆同。校。丁音教。喬許六切。僑音喬。重直用切。疏正義曰。此章言仁聖所存。大舍小從大。達權之義。不告而娶。守正道也。萬章問孟子。言齊風南山之詩有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如信此詩之言。宜莫如舜。信之。今舜乃不告父母而娶。是如之何也。孟子答之曰。舜不得娶之也。男女居室。是人之大倫也。如告之。則舜必不得娶也。不得娶。是廢人之大倫。以致怨懟於父母也。是以舜爲此。所以不告父母而娶也。萬章曰。至何也者。萬章又問孟子。言舜之不告而娶。則我既已得聞教命矣。然堯帝而以二女妻於舜。而不告舜父母。是如之何也。故以此問之。妻者。以女嫁人。謂之妻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孟子又答之曰。帝堯亦知告舜父母。則舜父母止之。則不得以妻之也。萬章曰。至不知象之將殺己與。萬章又問孟子。言舜之父母。使舜完治倉廩。舜既登倉廩。舜即捐梯而下。瞽瞍不知已下。乃焚廩。欲因此以燒殺其舜。又使舜深浚其井。舜既浚井。即旁出之。瞽瞍不知已出。又欲從而掩之。以溺殺其舜。其舜有弟名象。乃曰。謀揜蓋而殺都君者。皆我之功也。都君。即象稱舜也。然謂之都君者。蓋以舜成都故。以此遂因之爲都君矣。注曰都於止。其說亦通。又曰。牛羊與父母。倉廩與父母。干戈朕我。二嫂使治我之琴。朕我之琴。以爲我妻。欲與父母分此。故亦欲殺我。張云設言爲謀蓋都君者。咸我績耳。於是象遂往入舜之宮。遇舜又在牀而鼓五絃之琴。愕然反其辭曰。我氣閉積思憶君。故來此。遂忸怩其顏。而乃慙恥形於面容也。以其恐舜知已謀其二嫂故也。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是舜見象素不來至其宮。遂見至宮。乃曰。念此臣之衆。汝其弟象之將欲殺其已與。故以此好言而答其象。不知其弟象之將欲殺其已與。故以此好言而答其象也。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孟子又言。舜何

爲而不知象謀殺己也汎其仁人愛其弟故象憂亦憂
象喜亦喜故以好言答之也曰然則舜僞爲喜以悅人
者與否至奚僞焉孟子又答之曰舜非僞喜以悅人
者矣又引以子產有饋生魚事而證之言往者有人饋
賜生魚於鄭之子產子產受之乃使主池沼之吏曰校
人者畜養於池校人烹煮而食之遂反歸命告於子產
曰我始初放之於池則魚尚贏乎圉圉然於水而未遊
少頃則洋洋然舒緩搖尾而走趣於深處子產信之以
爲然乃曰此魚是得其所養哉故重言之乃歎魚之得
志於水其也然也其校人乃出而與人曰誰謂子產爲
智者有知之人子既烹煮而食其魚子產又曰得其所
哉得其所哉如此孟子故於此言故君子者可欺僞以
其方類難誣罔全以非其道也彼象謂以鬱陶思君是
以愛兄之道來至於宮是以但欺以其方類也故舜遂
必以誠深信之而喜其來故以好辭答之矣何爲以舜
爲僞喜者焉言舜不僞也亦若校人欺子產之謂故子
產亦必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所謂方類者以其在
疑似之間故也注完治至爲死矣○正義曰云捐去其
階焚舜之說不若旋階之說通也按史記云瞽瞍欲殺
舜使舜上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
而下去得不死後瞽瞍又使舜穿井爲匿空旁出舜既
入深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旁出去瞽瞍與
象喜以爲舜死矣象曰謀蓋都君咸我績牛羊倉廩事父
母分於是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乃止舜宮居鼓其
母象乃止舜宮居鼓其琴舜往見之象愕不懌曰我思
舜正鬱陶舜曰然爾其慶予庶矣舜復事瞽瞍愛弟彌謹凡
此亦其事也以少記觀之則捐階之說是此之文也大
抵學者不可執此以爲深然也當以意喻默然有自得
之論可矣注干楯戈戟○正義曰云干楯鄭云大楯
者按孔安國云干楯也者禮圖云戈今之勾戟或謂之
櫜之屬云戈戟也禮圖以內接柲者也長四寸胡六寸疏
或謂之擁頸內謂胡以內接柲者也長四寸胡六寸疏
云胡于橫插微邪向上不勾不勾似磬之折殺也又云
戟今之三鋒戟也內長四寸半胡長六寸以其與戈相
類故云戈戟也論其制則別矣云彤弓天子之弓者彫
弓一彤矢百孔安國云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專征伐彤弓所以講德習射藏示子
孫周禮司弓云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之弓合七
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是其等也云
五絃琴者史記云舜彈五絃之琴是也云樓牀者蓋取

類於禽獲故也。以其牀則主木而言。樓則主取而言。二女即娥皇女英是也。注鄭子國之子。公孫僑。○正義曰。按左傳云。子產穆公之孫。公子發之子。名僑。公子之子曰公孫。襄三十年。執鄭國之政。爲鄭大夫。公子發。字子國。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據後而言。故稱爲國僑。音義舍小之音捨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注

怪舜放之何故。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注舜封象於有庳。或有人以爲放之。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注舜誅四佞。以其惡也。象惡亦甚矣。而封之。仁人用心。當如是乎。罪在他人當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身爲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注孟子言仁人於弟。不問善惡。親愛之而已。封者。欲使富貴耳。身既已爲天子。弟雖不仁。豈可爲匹夫。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注萬章問放之意。曰。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注象不得施政於其國。天子使吏代其治。而納貢賦與之。此諸見放也。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

政接于有庫。注雖不使象得豫政事。舜以兄弟之恩。欲常常見之。無已。故源源而來。如流水之與源通。不及貢者。不待朝貢諸侯常禮乃來也。其間歲歲自至京師。謂若天子以政事接見有庫之君者。實親親之恩也。此之謂也。注此常常以下。皆尚書逸篇之辭。孟子以告萬章。言此乃象之謂也。音義庫音鼻。史記作鼻。驩音歡。疏正義曰。此章言仁人之心如是也。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萬章問孟子以謂象日日以謀殺舜爲事。然舜既立爲天子。則放象而不誅。如之何。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孟子答之曰。是封象也。或人言放焉。萬章曰。至在弟則封之。萬章又問。舜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誅罪此四者。而天下於是咸服。此乃是誅戮其不仁者也。然象傲極不仁。而反封之於有庫之國。則有庫之國中人。何罪也。仁人同胥如此乎。在他人之惡。則誅戮焉。在弟則封之於國。故曰仁人固如是乎。萬章之意。以謂仁人必不胥如此也。孔安國注尚書云。共工象恭滔天。足以惑世。故流放之。幽州北裔。水中可居者曰洲。驩兜黨於共工。罪惡同。崇山。南裔也。三苗。國名。縉雲氏之後爲諸侯。號饕餮。三危。西裔。鯀方命圮族。績用不成。羽山。東裔。在海中。按史記云。共工少皞氏不才子。天下謂之渾沌者也。驩兜。顓頊氏不才子。天下謂之檮杌者也。四人之於弟也。至可謂親愛之乎。孟子又答之曰。仁者之人。於其弟也。不藏怒心。不隔宿怨。但親愛之而已。所以親之者。以欲其貴也。愛之者。以欲其富也。今舜封象於有庫者。是所以富貴之也。如舜身自爲天子。而使弟只爲之匹夫。可謂爲親愛其弟者乎。有庫國之名號也。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萬章又問孟子。或人言放之者。是何所謂也。孟子又答之曰。象不得有爲於其國至此之言放之者。是何所謂也。曰象不得有爲於其國至此之於庫。不得施政教於其國中。天子使吏代之以治其國。而納天子之貢賦焉。故謂之爲放也。象豈得暴彼有庫之國民哉。以其使吏代之故。政教。而舜以兄弟親親之恩。欲常見之。故源源如水之流。與源而通。不以朝貢之諸侯

常禮乃來也。其自至而見天子。如天子以政事接見於有廟之君也。故孟子云。是此之謂也。注云自常常已下皆尚書逸篇之辭。○正義曰。按隋經籍志。尚書逸篇。出於齊梁之間。考其篇目。似孔氏壁中書之殘缺者。故附逸爲之注焉。蓋其文也。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乎。注咸丘蒙。孟子弟子。語者。諺語也。言盛德之士。君不敢臣。父不敢子。堯與瞽瞍皆臣事舜。其容有蹙。蹙。蹈不自安也。孔子以爲君父爲臣。岌岌乎不安貌也。故曰殆哉。不知此語實然乎。孟子曰。否。注

言不然也。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注東野。東鄙田野之人所言耳。咸丘蒙。齊人也。故聞齊野人之言。書曰。平秩東作。謂治農事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注孟子言舜攝行事時。未爲天子也。放勳。堯名。徂落。死也。如喪考妣。思之如父母也。遏。止也。密。無聲也。八音不作。哀思甚也。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爲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注日一王。言不得並也。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注不以堯爲臣也。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注詩。小雅北山之篇。普。徧。率。循也。徧天下循土之濱。無有非王者之臣。而曰瞽瞍非臣。如何也。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注孟子言此詩。非舜臣父之謂也。詩言皆王臣也。何爲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不得養父母乎。是以怨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注文。詩之文章。所引以興事也。辭。詩人所歌詠之辭。志。詩人志所欲之事。意。學者之心意也。孟子言說詩者。當本之志。不可以文害其辭。文不顯。乃反顯也。不可以辭害其志。辭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志在憂旱災。民無子然遺脫。不遭旱災者。非無民也。人情不遠。以己之意。逆詩人之志。是爲得其實矣。王者有所不臣。不可謂皆爲王臣。謂舜臣其父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注尊之至。瞽瞍爲天子之父。養之至。舜以天下之富奉養其親。至極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注詩。大雅下武之篇。周武王所以長言孝道。欲以爲天下法則。此舜之

謂也。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注書。尚書逸篇。祗。敬。載。事也。夔夔。齊栗。敬虞戰懼也。舜既爲天子。敬事嚴父。戰栗以見瞽瞍。瞍亦信知舜之大孝。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以此解咸丘蒙之疑。音義帥。音率。下同。爨。子六切。岌。魚及切。瞽。子亦切。瞍。音叟。疏正義曰。此章言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舜之爲天子。敬事嚴父。而尊之矣。行莫過於烝烝。而執子之政者也。咸丘蒙問曰。至誠然乎哉者。咸丘蒙問孟子之名。君不得而臣之。父不得而子之。今舜嚮南面而立。爲天子。堯帝乃率天下諸侯北面而朝之。而舜見瞽瞍。其容蹙蹜然而不敢自安。孔子亦云。於此時也。而天下危殆。岌岌乎如也。岌岌。不安之貌也。然未知此諺語。實如是乎。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者。孟子答以否不然也。此語非君子之言也。即齊東作田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之。至是二天子矣。孟子又言堯帝既老。而舜於是攝權堯行事耳。未爲天子也。堯典之篇有一言舜攝堯行事。至二十有八年。放勳乃徂落而死。放勳。堯之號也。魂氣往爲徂。體魄殞爲落。大抵則死也。堯既死。天下百姓。如喪其父母。三年四海之內。絕盡八音。其哀思之甚也。禮記曰。生曰父曰母。死曰考曰妣。鄭玄云。考成也。言其德行之成也。妣之言媲也。媲於考故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是也。孔子云。天無兩日。民無兩王。如舜既爲天子矣。又率諸侯以爲堯三年之喪。則是爲二天子矣。言日與王不可得而並也。以其舜方畏堯行事。未爲天子故也。咸丘蒙曰。堯非臣如何者。咸丘蒙又言。舜之不得臣堯。則我既得聞教命矣。天之下。莫非爲王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則是舜非臣。是如之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至是周無遺民。考曰妣曰。鄭玄云。非是舜臣父之謂也者。孟子又答之曰。此北山之詩。云非是舜臣父母者也。故其詩蓋言勤勞於王事而不得奉養其父母也。故王事者也。何爲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不得奉養其父母也。故以是而怨之也。故說詩者。不以文而害辭。不以辭而害志。逆其詩人之志。

以已之心意而逆求知詩人之志是爲得詩人之辭旨人如說詩者但以歌詠之辭爲然而不以已之意而求詩人志之所在而爲得詩人之旨而已矣則雲漢之篇有云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此言也是周無遺民矣殊不知此雲漢之詩其詩人之志其實在憂旱災以其多有死亡者矣今其餘民無有單孑得時遺脫不遭旱災者非謂無民也孑單也孟子引此所以證此北山之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亦非謂舜臣堯之意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王是爲父不得而子也者孟子又言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爲之至也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奉養其親是爲尊親之至也今瞽瞍爲天下奉養之是養之至者也詩人雅下武之篇云武王王季文王三后之所思者維則法太王王季文王三后之所行耳此亦舜之謂也書於大禹謨篇亦云舜敬以事見于父夔夔然悚懼齊莊戰栗瞽瞍亦信順之見舜以瞍爲父而不得臣之也孔安國注云祗敬載事也允信也若順也咸丘蒙○正義曰孔安國傳云若順也經傳未詳今案春秋威公七年有焚咸丘杜預云咸丘蒙者豈咸丘之人有以

蒙爲名者邪是未可知也注乃云齊人也者蓋魯國孟子時爲齊之所侵故咸丘之地乃爲齊之地故也有所聞於孟子即爲弟子矣注書平秩東作○正義曰孔安國傳云平均次序東作之事以務農也注詩小雅北山之篇蓋刺幽王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也注大雅下武之篇○正義曰此詩蓋詠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也注逸篇○正義曰據今大禹謨有云此非特出於逸篇文也已矣

孟子注疏卷九上

萬章章句上疏七章言賢達之理世○賢監本訛聖今改正

舜往於田章注不見於堯典疏如晉獻公九人○此句下監本脫五人二字今從閣本增入

又疏犬戎生重耳○左傳云犬戎狐姬生重耳疑脫狐姬二字

妻妻如之何章校人出節注象以其愛兄之道來問舜○人字○問一本作向

咸丘蒙章疏是爲得詩人之辭旨人如說詩者○人字

疑衍文

又疏但以歌詠之辭爲然○詠監本訛脉今改正

孟子注疏卷九上考證

孟子注疏卷九下

漢趙氏注　宋孫奭音義并疏

萬章章句上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注欲知堯實以天下與舜否孟子曰否注堯不與之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注當與天意合之非天命者天子一不能違天命也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是也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注孟子言天與之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注萬章言誰與之而已矣注孟子曰天不言語但

乾隆四年校刊

以其人之所行善惡又以其事從而示天下也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注萬章欲知示之之意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注孟子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之舜天人所受故得天下也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注萬章言天人受之其事二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注百神享之祭祀得福也百姓安之民皆謳歌其德也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注二十八年之久非人爲也天與之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簒也非天與也注南河之南遠地南夷也故言然後之中國堯子丹朱訟獄獄不決其罪故訟之謳歌謳歌舜德也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

我民聽此之謂也。注泰誓尚書篇名。自從也。言天之視聽從人所欲也。音義諄之純切。以行張去聲。下行歸惡露也。篡楚惠切。疏正義曰。此章言德合於天。則天爵歸之。行歸於仁。則天下與之也。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萬章問孟子。堯帝以天下與舜。有之乎。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孟子言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也。然則舜有天下也。誰與之。萬章又問孟子。言如此。則舜之有天下。孟子答以爲天與之也。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萬章又問天與之。舜者。天有聲音。諄諄然命與之乎。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孟子又答之。言天不以言語諄諄然命之也。但以人之所行善惡。與其事從而示之而已矣。曰以行與事示之者。是如之何也。萬章又問。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萬章問。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子不能薦人於上天也。又不能使上天以與之。天下也。諸侯能薦人於天子。而不能使天子必與爲之。諸侯。大夫者能薦人於諸侯。而不能使諸侯必與爲之。大夫。往者堯舉舜於上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是如之何也。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也。書云。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是天受之也。所謂百神享之。亦可知也。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亦可知也。曰。以行與事示之者。是如之何也。曰。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簒也。非天與也。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乾隆四年校刊

舜故曰天與之也如此然後往歸中國履天子之位焉如使舜不遜堯之子是則爲篡奪者也非謂爲天與之也泰誓篇亦云天之所視從我民之所視天之所聽從我民之所聽是此天與之人與之之謂也注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正義曰案論語堯曰篇有此文書大孔安國云曆數天道謂天曆亦有此文何晏曰曆數列次孔安國云曆數天道謂天曆運之數帝王易姓而興故言曆數謂天道注河南南夷也○正義曰案裴駰云劉熙曰南河之南九河之最南者是也是知爲南夷也所謂中國劉熙云帝王所都爲中故曰中國注泰誓尚書篇○正義曰孔安國傳云泰誓者大會以誓衆也又云天因民以視聽民所惡者天誅之而已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注問禹之德衰不傳於賢而自傳於子有之否乎

孟子曰否不然也注否不也不如人所言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注言隨天也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注舜薦禹禹薦益同也以啓之賢故天下歸之益又未久故也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之中以藏處也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

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注莫。無也。人無所欲爲而横爲之者。天使爲也。人無欲致此事。而此事自至者。是其命而已矣。故曰命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繼世以有天下。注仲尼無天子之薦。故不能以有天下。繼世之君。雖無仲尼之德。襲父之位。非匹夫。故得有天下也。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注益佐啓之賢。伊尹值太甲能改過。周公值成王有德。不遭桀紂。故以匹夫而不有天下。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注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薨。外丙。太丁之弟也。太甲。太丁子也。伊尹以其顛覆典刑。放之於桐邑。處居也。遷。徙也。居仁徙義。自怨其惡行。艾。治也。治而改過。以聽伊尹之教訓已。故復得歸之於亳。反天子位也。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注周公與益伊尹。雖有聖賢之德。不遭者時。然孔子言禪繼。其義一也。音義

施澤所豉切。横胡孟切。艾音刈。治也。疏正義曰。此章言義於人。則四海宅心。守正不足。則賢位莫繼者也。萬

章問孟子曰。世人有言。至於禹之賢。而傳於子。有諸此乎否。孟子答之曰。否。不然也。天與之賢者。則與賢者。天與之子。則與子。以其隨天如何耳。往者舜薦禹於天。及得十有七年。舜於是崩死。禹以三年服喪畢。遂避舜之子商均。隱於陽城。天下之民從禹。若堯之死。後民之舜而不之丹朱也。禹其後又薦益於天。及得七年。禹即崩死。益以三年服喪畢。遂避禹之子啓。隱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謳歌者。皆不歸益而歸禹之子啓咸曰。我君之子也。無他。以其堯子丹朱不肖。舜之子商均亦不肖。而舜之輔相堯。禹之輔相舜。而歷年多矣。施恩澤於民已久。天下之民。所以歸舜與禹。不歸丹朱商均也。啓以賢能敬承繼禹之治。而益又輔相禹但舜禹堯二十有八年。禹相舜十七年。其歷年尚少。不如舜相堯二十有八年。禹相舜十有七年之多。而施恩澤於民。亦未至久。所以天下之民。不歸益而歸啓也。又況啓有賢德。與丹朱商均之不同邪。舜禹益相去。年代已久遠。其子之或賢或不肖。天使然也。非人所能爲之也。人莫之爲。然而爲然者。故曰天使然也。人莫能致之。此事而其事自至者。是其命有是也。言天與命者。究其義則一也。以其無爲而無不爲。故曰天也。天之使我有是之謂命。故曰命也。天下善否。天

實使之然也。祿位器服。乃其所命故也。今丹朱商均與啓。三者之或賢或否。是其天也。天下之民。或歸之。或不歸之。是其命也。與書所謂天難諶。命靡常。孔子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凡此亦天與命之意也。匹夫之賤而有天下者。其義必如舜禹。而又得天子薦之者。故得有天下也。故孔子不有天下。雖言有德。然而無天子以薦之者。是不有天下也。繼世之君。雖無仲尼之德。然而襲父之位。又非匹夫。故得有天下也。夫天之所以廢滅者。必若桀與紂之暴虐。然後乃廢滅之矣。故益伊尹周公三者不有天下。以其時值啓太甲成王。三君皆賢。天不廢此三君。故益伊尹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也。伊尹相湯王天下也。及湯崩死。太子太丁未立而喪。於是太丁弟外丙立。外丙二年崩。仲壬即位四年崩。太丁子太甲立。太甲即位。顛覆湯之典刑。伊尹乃放之於桐宮。及三年。太甲乃自悔過。反於善。於是居仁從義。以聽伊尹之教訓。復歸于亳。遂治身於桐宮。於是居仁從義。以聽伊尹之教訓。復歸于亳。遂治都。反天子之位焉。周公之不有天下。若益之於夏。禹伊尹之於殷。湯故也。孔子曰。唐虞二帝。禪讓其位。夏禹殷湯周武繼父之位。其義則一。而無二也。謂其義則一。而無二者。蓋唐與賢。夏后殷周與子。天與賢。則與賢。天與

子。則與子。其爲順天。則一而已。故曰其義則一也。云禪者。蓋唐虞禪祭而告傳位。故曰禪也。注陽城箕山之陰。○正義曰。案史記裴駰注云。劉熙曰。陽城。是今之潁川也。箕山。嵩高之北是也。注太丁湯之子至位也。○正義曰。案史記文。已具在公孫丑篇內。此更不錄。然史記乃云。外丙即位三年。今孟子云外丙二年。蓋史記不稽孟子之過也。注丹朱商均。○正義曰。堯舜之子。皇甫謐云。娥皇無子。商均。女英生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注人言伊尹負鼎俎而干湯。有之否。孟子曰。否。不然。注否。不是也。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注有莘國名。伊尹初隱之時。耕於有莘之國。樂仁義之道。非仁義之道者。雖以天下之祿加之。不一顧而覩也。千駟。四千匹也。雖多。不一眄視也。一介草不以與人。亦不以取於人也。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注湯聞其賢。以玄纁之幣。卑往聘之。囂囂然。自得之志。無欲之貌也。曰豈若居畎畝之中。而無憂哉。樂我堯舜仁義之道。湯三使往聘之。旣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注幡。反也。三聘旣至。而後幡然改本之計。欲就湯聘以行其

道。使君爲堯舜之君。使民爲堯舜之民。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注覺悟也。天欲使先知之人。悟後知之人。我先悟覺者也。我欲以此仁義之道。悟此未知之民。非我悟之。將誰教乎。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注伊尹思念不以仁義之道化民者。如已推排內之溝中。蓋中也。自任之重如此。故就湯說之伐夏桀。救民之命也。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注

枉己者。尚不能以正人。況於辱己之身。而有正天下者也。聖人之行不同乎。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注不同。謂所由不同。大要當同歸。但殊塗耳。或遠者。處身遠也。或近者。仕者近君也。或去者。不屑就也。或不去者。爾焉能浼我也。歸潔於身。不汚己而已。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注我聞伊尹以仁義干湯。致湯爲王。不聞以割烹生羊爲道。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注伊訓。尚書逸篇名。牧宮。桀宮。朕。我也。謂湯也。載。始也。亳。殷都也。言意欲誅伐桀。造作可攻討之罪者。從牧宮桀起。自取之也。湯曰。我始與伊

尹謀之於亳。遂順天而誅之也。

音義　要音邀。下要以要皆同。莘所巾切。樂音洛。下同。覩音俞。眄莫甸切。冪五高切。又許驕切。幡張音每。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音在自亳。丁注云。伊訓尚書逸篇。不是古文耳。今文尚書同。說如字。亦音稅。涴音烏。

疏　正義曰。此章言賢達之理世務推政以濟時。不枉道以取容。期於益治而已者也。萬章問曰。至有諸者。萬章問孟子。謂世人有言伊尹以負鼎俎割烹之事而干湯。有之否乎。孟子曰。否。不是也。伊尹耕於有莘之國野。而樂行堯舜之道。如非其義。與非其道也。雖祿賜之以天下之大。且不顧而若無也。繫馬千駟之多。亦且不眄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雖一草介亦不取諸人也。以其伊尹所操守如是也。湯聞如此之賢。乃使人以幣帛聘之。伊尹且嘗嘗然自得。而曰我何爲以湯之幣聘是爲出哉。我豈如居處有莘之畎畝之中。緣此以樂堯舜之道哉。湯至三次。使人往以幣帛聘之。既至而後反然改本之計曰。與我居處有莘之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我豈如使此君成湯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湯之民爲堯舜之民哉。我豈若吾身今得親見致君爲堯舜之君。致民爲堯舜之民哉。於是又曰。上天之生此人民也。是使爲先知以覺悟後知者也。是使爲先覺悟其後覺者也。我今亦天民之先覺者也。我將亦以伊尹樂堯舜之道。以覺悟今之民。如非我覺悟之。而誰能也。孟子又言伊尹思念天下之民。雖一匹之夫婦有不被於此。堯舜之恩澤者。如己推而內之於溝壑中也。其伊尹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然後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桀而救人民之厄也。我未聞有枉其己身。而能正人者也。而況伊尹。肯辱己負鼎俎。以割烹之事。以爲正天下者乎。且聖人所行之迹不同也。或遠處其身而不仕。或近而仕。或去而不居。或久而仕。或速而仕。君或去而不潔己。而不汚君。或去以爲爾爲能浼我哉。但歸潔其身而已矣。如是則我所以但聞伊尹以堯舜之道干說其湯。未聞以鼎俎割烹之事而要湯也。故尚書伊訓之篇有云。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孟子答之曰。否。不是也。伊尹耕於有莘之國野。而樂行堯舜之道。如非其義。與非其道也。雖祿賜之以天下之大。且不顧而若無也。繫馬千駟之多。亦且不眄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以其伊尹所操守如是也。湯聞如此之賢。乃使人以幣帛聘之。伊尹且嘗嘗然自得。而曰我何爲以湯之幣聘是爲出哉。我豈如居處有莘之畎畝之中。緣此以樂堯舜之道哉。湯至三次。使人往以幣帛聘之。既至而後反然改本之計曰。與我居處有莘之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我豈如使此君成湯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湯之民爲堯舜之民哉。我豈若吾身今得親見致君爲堯舜之君。致民爲堯舜之民哉。於是又曰。上天之生此人民也。是使爲先知以覺悟後知者也。是使爲先覺悟其後覺者也。我今亦天民之先覺者也。我將亦以伊尹樂堯舜之道。以覺悟今之民。如非我覺悟之。而誰能也。孟子又言伊尹思念天下之民。雖一匹之夫婦有不被於此。堯舜之恩澤者。如己推而內之於溝壑中也。其伊尹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然後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桀而救人民之厄也。我未聞有枉其己身。而能正人者也。而況伊尹。肯辱己負鼎俎。以割烹之事。以爲正天下者乎。且聖人所行之迹不同也。或遠處其身而不仕。或近而仕。或去而不居。或久而仕。或速而仕。君或去而不潔己。而不汚君。或去以爲爾爲能浼我哉。但歸潔其身而已矣。如是則我所以但聞伊尹以堯舜之道干說其湯。未聞以鼎俎割烹之事而要湯也。故尚書伊訓之篇有云。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孟子答之曰。否。不是也。伊尹耕於有莘之國野。而樂行堯舜之道。如非其義。與非其道也。雖祿賜之以天下之大。且不顧而若無也。繫馬千駟之多。亦且不眄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以其伊尹所操守如是也。湯聞如此之賢。乃使人以幣帛聘之。伊尹且嘗嘗然自得。而曰我何爲以湯之幣聘是爲出哉。我豈如居處有莘之畎畝之中。緣此以樂堯舜之道哉。湯至三次。使人往以幣帛聘之。既至而後反然改本之計曰。與我居處有莘之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我豈如使此君成湯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湯之民爲堯舜之民哉。我豈若吾身今得親見致君爲堯舜之君。致民爲堯舜之民哉。於是又曰。上天之生此人民也。是使爲先知以覺悟後知者也。是使爲先覺悟其後覺者也。我今亦天民之先覺者也。我將亦以伊尹樂堯舜之道。以覺悟今之民。如非我覺悟之。而誰能也。孟子又言伊尹思念天下之民。雖一匹之夫婦有不被於此。堯舜之恩澤者。如己推而內之於溝壑中也。其伊尹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然後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桀而救人民之厄也。我未聞有枉其己身。而能正人者也。而況伊尹。肯辱己負鼎俎。以割烹之事。以爲正天下者乎。且聖人所行之迹不同也。或遠處其身而不仕。或近而仕。或去而不居。或久而仕。或速而仕。君或去而不潔己。而不汚君。或去以爲爾爲能浼我哉。但歸潔其身而已矣。如是則我所以但聞伊尹以堯舜之道干說其湯。未聞以鼎俎割烹之事而要湯也。故尚書伊訓之篇有云。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孟子答之曰。否。不是也。伊尹耕於有莘之國野。而樂行堯舜之道。如非其義。與非其道也。雖祿賜之以天下之大。且不顧而若無也。繫馬千駟之多。亦且不眄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以其伊尹所操守如是也。湯聞如此之賢。乃使人以幣帛聘之。伊尹且嘗嘗然自得。而曰我何爲以湯之幣聘是爲出哉。我豈如居處有莘之畎畝之中。緣此以樂堯舜之道哉。湯至三次。使人往以幣帛聘之。既至而後反然改本之計曰。與我居處有莘之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我豈如使

乾隆四年校刊

或不去是也注伊尹負鼎俎而干湯。○正義曰。案史記殷本紀云。伊尹名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或曰。伊尹處士。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事。湯舉任以國政。伊尹去湯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裴駰云。女。劉向別錄曰。九主者。有去女傳曰湯妃有莘氏之女君專君授君勢君寄君等君破君國君二歲祖君凡九品。圖畫其形是也。注有莘國名至人也。○正義曰案左傳莊公三十二年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杜預曰。莘虢地。又云。虢國今滎陽縣是也。云有馬千駟。孔安國注云。一駟四千匹。注伊訓至牧宮。○正義曰。云伊訓逸篇之名。蓋今之尚書。亦有伊訓之篇。乃其文則曰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孔安國之傳云。造哉。皆始也。鳴條。地在安邑之西。又云湯始居亳傳云。造哉。皆始也。鳴條。地在安邑之西。又云湯始居亳商丘遷焉。是則亳。帝嚳之都也。今云殷都。即因湯居而言爾。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注有人以孔子主於癰疽。癰疽之醫者也。瘠姓環名。侍人也。衛君齊君之所近狎人也。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爲之也。注否。不也。不如是也。但好事毀人德行者爲之辭耳。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注顏讎由。衛賢大夫。孔子以爲主。彌子。彌子瑕也。因子路欲爲孔子主。孔子知彌子幸於靈公。不以正道。故不納之。而歸於命也。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必曰有天命也。若主此二人。是爲無義無命者也。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

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注孔子以道不合。不見悅魯衛之君。而去適諸侯。遭宋桓魋之故。乃變更微服而過宋。司城貞子。宋卿也。雖非大賢。亦無諂惡之罪。故諂爲貞子。陳侯周。陳懷公子也。爲楚所滅。故無謚。但曰陳侯周。是時孔子遭阨難。不暇擇大賢臣而主貞子爲陳侯周臣也。於衛齊無阨難。何爲主癰疽瘠環者也。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注近臣當爲遠方來賢者爲主。遠臣自遠而至。當主於在朝之臣。賢者。若孔子主於卑幸之臣。是爲凡人耳。

何謂孔子得兄稱爲聖人。音義於容切。疽七余切。好呼報切。下及卷末自好好名皆同。雠張音醜之平聲。亦如字。阨音厄。魋杜回切。難乃旦切。下大旨正義曰此章言君子大旨正以禮進退屈伸。達節不違貞信。故孟子辯之。正其大義者也。萬章問曰。至有諸乎。萬章問孟子曰。或有人謂孔子於衛主癰疽之家。與侍人瘠環者。誠有諸乎。孟子答之曰。否。言不如是也。但好事毀人德行者爲此言也。夫孔子於衛主顏讎由。讎由賢大夫也。顏子敬之。妻與子路之妻。是兄弟也。彌子瑕乃謂子路曰。孔子可得也。子路以此言告孔子。孔子遂曰。我有命也。以其得與不得皆命也。孟子於此言。夫孔子進以禮而有辭遜之心。退以義而有善惡之心。其得用與不得用。則曰有命。如爲主於癰疽與侍人瘠環者。是無義無命者也。是孔子所不爲也。然則孔子於衛主顏讎由者。以其有義也。於衛不主彌子。以其有命則得。與不得。無所憂也。然而孔子又嘗不悅於魯衛。二國。遂之宋國。是時宋國司馬桓魋。將要求孔子而殺之。孔子乃變更微服而過宋。當此時也。孔子是遭其阨

不得已。遂至陳。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之臣。孟子於
此又曰。我聞觀遠方之來臣者。但觀其所爲主者如何。
則知其賢否也。今孔子如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二人。但
爲之孔子。今以司城貞子
之行。不可得而詳。由其謚云
主之臣者也。非癰疽瘠環之
已而主之者。尚且如是。況癰疽瘠環者。孰謂孔子肯主
之乎。蓋司城者。仍以宋公卿
右師左師司馬司徒之下。
空之官。無司城之名。特宋有
宋以武公廢司空。杜預曰。武
注癰疽之醫瘠姓環名侍人
以經文推之。亦誠然也。注顏
孔子世家。史記云。孔子自魯
鄒家。是則顏讎由。即濁鄒也。
十五年。左傳云。齊子飲衛侯
是其有幸於衛靈公者也。注
○正義曰。案史記。孔子自衛
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
弟子相失。遂至陳。主於司城
貞子家。歲餘。吳王夫差伐

陳。取三邑而去。由是推之。則司城貞子。爲陳國之卿。非
宋卿也。亦恐史家謬誤。云陳侯周懷公子也。今案史記
世家。陳懷公之子名越者。乃
年孔子來。是則陳侯周即湣
位二十四年。楚惠王復國。以
有之。是歲孔子卒於魯。案孔
晉楚爭强。更伐陳。及吳侵陳。
孔子湣公六年來。至后三歲。
八年去陳也。由此推之。則孔
之臣矣。今孟子乃云爲陳侯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
牛。以要秦繆公信乎。注人言百里奚自賣五羖羊皮。爲
人養牛。以是而要秦繆之相。實然否。孟子曰。否。不然。好
事者爲之也。注好事毀敗人之德行者。爲設此言也。百
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

以伐虢。宮之奇諫。注垂棘。美玉所出地名。屈產地。良馬所生。乘。四馬也。皆晉國之所寶。宮之奇。虞之賢臣。諫之。不欲令虞公受璧馬而假晉道。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注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七十而不知食牛干人君之爲汙。是爲不智也。欲言其不智。下有三智。知食牛干秦爲不然也。卒相秦。顯其君。不賢之人。豈能如是。言其實賢也。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注人自鬻於汙辱。而以輔相成立其君。鄉黨邑里自喜好名者。尚不肯爲也。況賢人肯辱身而爲之乎。音義鬻音育。食音嗣。繆音穆。救音舊。產九勿切。乘音剩。舍音捨。行下孟切。注義曰。此章言君子時行則行。時舍則舍。故能顯君明道。不爲苟合而爲苟止者也。萬章問曰。至信乎者。萬章問孟子。謂或有人秦。爲人養牛。以此而干乎。否乎。孟子曰。否。至而否。不信然也。百里奚虞之大夫也。晉獻公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借道於虞國。虞以伐虢國。虞之大夫宮之奇諫之。令虞公無受璧與馬。以借與道也。百里奚不諫之。以其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遂往秦。時百里奚年已七十。秦繆公之爲有汙辱也。苟如是不知以食牛爲汙辱。可謂爲智者。言不可謂之智

者矣。知虞公爲君不可得而諫。故不諫。可謂爲不智乎。言如此可謂爲智者也。又知虞公將亡其國。而乃先去之而之秦。不可謂之不智也。時得舉用於秦國。百里奚知秦繆公可與有行其道也。遂輔相之。可謂不智乎。言可謂之智者矣。及輔相秦繆公而顯其君。名揚於天下。又可傳於後世。不爲賢者而能如是乎。言百里奚眞賢者。乃能如是。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如自賣而汙辱其身。乃爲成立其君。雖鄉黨邑里自喜好名者。尚亦不肯爲。自鬻以汙身。今乃謂百里奚爲眞賢者。而肯爲乎。言百里奚不肯爲是也。蓋宮之奇者。按杜預春秋傳云。虞之忠臣也。注五羖羊皮也。○正義曰。說文云。羖夏羊牡曰羖羊也。注垂棘至晉道○正義曰。左傳僖公二年。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杜預曰。荀息。荀叔也。屈產生良馬。垂棘出美玉。故以爲名。四馬曰乘。史記云。百里奚者。晉獻公既虜百里奚。以爲秦繆公媵於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請以五羖羊之皮贖之。楚人許之。繆公乃釋其囚。授之以國政。百里奚辭曰。五羖大夫。是其事矣。又僖公五年云。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爲二年假晉道滅下陽是也。蓄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其虞虢之謂也。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冬十二月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脩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此孟子所以據而云焉。

孟子注疏卷九下

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章注癰疽之醫者也○劉向說苑癰疽作雍雎衛之名醫也

於衛主顏讎由節注顏讎由衛賢大夫○臣浩按朱子集註云顏讎由史記作顏濁鄒今考孔子世家云孔子適衛主子路妻兄顏濁鄒家又云如顏濁鄒之徒願受業者甚衆然則顏讎由蓋嘗學於孔子者疏注俱未引及

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疏主司城貞子家爲陳侯周之臣正義云孔子主於司城是爲潛公之臣矣○臣

宗楷按臣字似竟屬孔子但蒙上過宋爲文臣字端
主貞子然以宋卿而越國爲大夫其義不知何據也
百里奚自鬻於秦章疏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遂往
秦○臣宗楷按之本訓往古義通用也則當以知虞
公之不可諫而去爲一句之秦爲一句略一小頓遞
下七十句更有神妙辨義云考史記所載乃是晉虞
百里奚以爲媵于秦非百里奚自之秦且無去虞即
往秦之理孫疏遂往之遂字亦非
汪晫棘美玉所出地名疏荀息荀叔也○叔監本訛
淑今改正

孟子注疏卷十上

漢趙氏注　宋孫奭音義并疏

萬章章句下。疏正義曰。此卷卽趙注分上卷爲下卷也。此卷中凡九章。一章言聖人由力。力有常也。賢者由巧。巧可增也。仲尼天高不可階。他人丘陵猶可踰。二章言聖人制祿上下差敘。三章言匹夫友賢。下之以德。三公友賢。授之以爵。四章言聖人不合則去。亦不淹久。五章言國有道。則聖人居乘田。六章言知賢之道。舉之爲次。不舉不養。賢惡肯歸。七章言好高慕遠。君子之道。不得其禮亦不苟往。八章親近貴戚。或遭禍殃。凡此九章。合上遠九章。是萬章有十八章矣。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

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注孟子反覆差伯夷伊尹柳下惠之德。以爲足以酌於聖人。故數章陳之。猶詩人有所誦述。至於數四。蓋其留意者也。義見上篇矣。此復言。不視惡色。謂行不正而有美色者。若夏姬之比也。耳不聽惡聲。謂鄭聲也。後世聞其風者。頑貪之夫。更思廉潔懦弱之人。更思有立義之志也。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如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注說與上同。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注鄙狹者更寬。薄淺者更深厚。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注淅。漬米也。不及炊。避惡亟也。魯。父母之國。遲遲不忍去也。是其道也。孔子聖人。故能量時宜。

動中權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注伯夷清。伊尹任。柳下惠和。皆得聖人之道也。孔子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孔子集先聖之大道。以成己之聖德者也。故能金聲而玉振之。振。揚也。故如金音之有殺振揚。玉音終始如一也。始條理者。金從革。可治之使條理。終條理者。玉終其聲而不細也。合三德而不撓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注智者知理物。聖人終始同。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注智譬猶人之有技巧也。可學而益之。以聖。譬猶力之有多少。自有極限。不可强增。聖人受天。性可庶幾而不可及也。夫射遠而至。爾努力也。其中的者。爾之巧也。思改其手。用巧意。乃能中也。音義橫。古孟切。下之行。行夜皆同。橫民之橫。丁胡孟切。下同。橫政之橫。或作總。各依本字讀。行。下孟切。阨。音厄。袒。音但。裼。音錫。裸。郎果切。程。音程。焉於虔切。逸。張音每。丁音漫。接。浙。接如字。浙。丁張並先歷切。漬。米也。說文。接作漬。云。淹漬米也。從水。竟聲。孟子曰。夫子云。齊漬。浙而行。其兩切。淹。音俊。瀡也。亟。紀力切。動中張。仲界切。下其中。中也。皆同。始條理。本亦作治。條理。下同。殺。所交切。下同。射。奴教反。正義曰。此章言聖人由力。力有常。也。賢。他人丘陵猶可踰。所謂小同而大異者也。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至薄夫敦。已說上篇詳矣。此言

不視惡色不聽惡聲者言伯夷清潔其身不欲以亂色留於明姦聲留於聰也於是使聞伯夷之清風者頑貪之夫莫不變而爲廉潔之人懦弱之夫莫不變而爲有立其剛志也聞柳下惠之和風者莫不變鄙狹而爲寬博變淺薄而爲敦厚也孔子之去齊急速但漬米不及炊而即行以其避惡故如是也去魯國則曰遲遲而不忍行去此爲去父母國之道也所謂父母之國者孔子所生於魯國故爲父母之國也大抵孔子量時適變其去國可以速則速故於齊不遲吾行也可以久而久而未去則久之故於魯國所以遲待炊而行也可以處此國則處之故未嘗有三年之淹可以仕於其君則仕之故有行可際可公養之仕也凡如此者孔子如是也孟子又曰至非爾力也孟子又曰伯夷之行於清者也是其不以物汚其已而成其行於清也伊尹之行爲聖人之任者也是其樂於自任也柳下惠之行爲聖人之和者也是其不以已異於物而無所擇也唯孔子者獨爲聖人之時者也是其所行之行惟時適變可以清則清可以任則任可以和則和不特倚於一偏也故謂之孔子爲集大成即集伯夷伊尹柳下惠三聖之道是爲大成耳如所謂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是孔子之清而不至伯夷一於清也佛肹召而欲往是孔子之任而不至伊尹一於任也南子見所不見陽貨敬所不敬是孔子之和而不至柳下惠一於和也然則伯夷伊尹柳下惠皆止於一偏未得其大全也而孟子亦皆取之爲聖者蓋伯夷伊尹柳下惠各承其時之有弊不得不如是而救也以孔子觀之又能集此三聖而爲大成者也方伯夷之時天下多進寡退而伯夷所以如是潔已不殉方伊尹之時天下多退而伊尹所以如是進而以天下爲已任方柳下惠之時天下多邪時天下多潔已而異俗而柳下惠所以如是俯身而同流而救之和孔子又承而集之遂爲大成者誰謂伯夷伊尹柳下惠救時弊如此可謂爲聖者邪雖然孟子取三聖其言又不無意於其間也言伯夷但聖之清者而言之矣柳下惠但聖之和者也以其取和而言之矣伊尹但聖之任者也以其取任而言之矣孔子之聖則以時也其時爲言以謂時然則然無可無不可故謂之集其大成又非止於一偏而已故孟子於下又取金聲玉振而喻之也言集大成者如金聲而玉

振之者也。金聲者是其始條理也。言金聲。始則隆而終則殺者也。如伯夷能清而不能任。伊尹能任而不能和。柳下惠能和而不能清者也。玉振之者。是其終條理也。言玉振則終始如一。而無隆殺者也。如孔子能清能任能和者也。所以合金聲而玉振之而言也。以其孔子能清能任能和。其終且如玉振。無隆殺。又能清而且任。任而且和。和而且清。有始有終。如一者也。然則孟子於此。且合金聲玉振之條理而喻歸于孔子。是其宜也。然而始條理者。是爲聖人之事也。終條理者。是爲智者之事也。終條理也。以智者而譬之。則若人之有力也。如射於百步之外。是人之力也。其所以中的者。非人之力也。以其人之巧耳。此譬伯夷伊尹柳下惠。但聖人之善者也。此一段。則孟子總意而解其始終條理也。而始終條理。又解金聲玉振者也。金聲玉振。又喻孔子集三聖之大成者耳。蓋條理者。條則有數而不紊。理則有分而不可易也。注夏姬鄭聲。○正義曰。云夏姬者。按史記云。夏姬。夏徵舒之母。陳大夫御叔之妻。三爲王后。七爲夫人。納之者無不迷惑。陳靈公與大夫孔寧儀行父共通於夏姬。廢失朝政。徵舒遂殺靈公。及申公巫臣。又娶夏姬。凡此是也。云鄭聲者。已說於公孫丑篇。注伯夷清。伊尹任。柳下惠和。孔子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者。○正義曰。已說於上篇。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注北宮錡。衛人。姓。

列也。問周家班列爵祿。等差謂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注詳。悉也。不可得備知也。諸侯欲恣行。憎惡其法度。妨害己之所爲。故滅去典籍。今周禮司祿之官。無其職。是則諸侯皆去之。故使不復存也。軻。孟子名也。略。麁也。言嘗聞其大綱如此矣。今考之禮記王制。則合也。天

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

注 公謂上公九命。及二王後也。自天子以下。列尊卑之位。凡五等。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注 諸侯法天子。臣名亦有此六等。從君下至於士。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注 凡此四等。土地之等差也。天子封畿千里。諸侯方百里。象雷震也。小者不能特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名通。曰附庸也。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

注 視上也。天子之卿大夫士所受采地之制。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注 公侯之國爲大國。卿祿居於卿祿四分之一也。大夫祿居於君祿十分之一也。大夫祿二分之一也。中士下士轉相倍。庶人在官者。未命爲士者也。其祿比上農夫。士不得耕。以祿代耕也。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注 伯爲次國。大夫祿居卿祿三分之一也。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

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注子男爲小國。大夫祿居卿祿二分之一也。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注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百畝之田。加之以糞。是爲上農夫。其所得穀足以食九口。庶人在官者食祿之等差。由農夫有上中下之次。亦有此五等。若今之斗食佐史除吏也。音義錡魚綺切。惡烏路切。注憎惡同。采音菜。食音嗣。疏正義曰。此下文及注食九。並下章疏食。皆同。倗音甸。章言聖人制祿。上下等差。貴有常尊。賤有等威。諸侯僭越。滅籍從私。孟子略紀言其大綱。以答北宮錡之問也。北宮錡問

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北宮錡問孟子以謂周家班列其爵祿。高下等差。如之何也。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而聞也。至嘗聞其略也。而聞也。諸侯放恣。憎惡其法度。有妨於己之所爲。盡滅去其典籍。故今不復有。然而軻也。但嘗聞得其大綱也。子男同一位。凡五等。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者。此皆孟子言周室班爵祿之大綱也。云天子一位至凡五等也者。蓋父天母地而爲德者。公也。斥堠於外。以君人爲德者。侯也。養也。而其德足以長人者。伯也。子字也。體仁足以長人者。故曰子也。男任也。任安也。養人者。故曰男也。自天子至於子男。皆有君道。故尊卑之位。凡有五等。然公侯伯子男。皆臣乎天子。而爵位之列。自天子始。所以與天子同其班。君一位。卿一位。至凡六等者。蓋出命足以正衆者。君也。知進退而其道上達者。卿也。智足以帥人者。大夫也。才足以事人者。士也。自君以下至於士。皆有臣道焉。故尊卑之位。凡六等。然卿大夫士。皆臣乎國君。而爵位之列。自國君所以與國君同其班。凡此者。是皆孟子所謂班爵祿也。如之何者。北宮錡問孟子以謂周家班列其爵祿。高下等差。如之何也。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而聞也。至嘗聞其略也。而聞也。諸侯放恣。憎惡其法度。有妨於己之所爲。盡滅去其典籍。故今不復有。然而軻也。但嘗聞得其大綱也。子男同一位。凡五等。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天子一位。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者。此皆孟子言周室班爵祿之大綱也。云天子一位至凡五等也者。蓋父天母地而爲德者。公也。斥堠於外。以君人爲德者。侯也。養也。而其德足以長人者。伯也。子字也。體仁足以長人者。故曰子也。男任也。任安也。養人者。故曰男也。自天子至於子男。皆有君道。故尊卑之位。凡有五等。然公侯伯子男。皆臣乎天子。而爵位之列。自天子始。所以與天子同其班。君一位。卿一位。至凡六等者。蓋出命足以正衆者。君也。知進退而其道上達者。卿也。智足以帥人者。大夫也。才足以事人者。士也。自君以下至於士。皆有臣道焉。故尊卑之位。凡六等。然卿大夫士。皆臣乎國君。而爵位之列。自國君所以與國君同其班。凡此者。是皆孟子所謂班爵祿也。

爵也。天子之制地方千里。至附庸者。此孟子言土地之等差也。故天子尊於公侯。故制地方千里。蓋不方千里。則無以待天下之諸侯。故也。公侯方百里。蓋不廣百里。則無以守宗廟之典籍。故也。伯又畢於公侯。子男又畢於伯。故其地之廣狹。亦莫不有七十里五十里之差。凡是四等。如其德不足以合瑞於天子。而其地又不是以敵廣於公侯。其勢又難以特達於天子者。故因大國以名通。則謂之附庸。天子之卿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者。此言天子之卿大夫士。所受采地之制也。周禮。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鄭玄云。王之上士三命。則元士者。即上士也。蓋以六命之卿。其所受之地。而視七命之伯。以三命之諸侯。以四命之大夫。則所受之地。而視五命之子男。故也。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至祿足以代其耕也者。蓋公侯之國。是爲大國者也。大國之地方百里。而國君之祿。則十倍於卿。而卿之祿。又四倍於大夫。而大夫之祿。是爲居卿祿四分之一也。卿所居之祿。是爲居大夫四分之一也。大夫所受之地。則一倍於上士。而上士之祿。是爲居大夫二分之一也。中士亦倍於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者。蓋庶人在官者。是未命爲士者也。謂府史之屬。官長所除不命於天子。國君者也。其祿比於上農夫。然而不耕之者。蓋以此無庸也。而祿已足以代其耕也者。蓋伯卿祿。至祿足以代其耕也者。蓋子男卿大夫士之祿。亦相爲倍差。與上同。其祿足以代其耕亦然。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次食七人。中下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之等。亦如農夫。有上中下之差。凡五等。其不及天子。又無六等。殆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九也。上次則食八人。其庶人在官者食祿之半。佐史屬吏是也。王制云。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其不及天子。又無六等。殆與孟子不合者。蓋以孟子所言。則周制。而王制所言。則

義曰。周禮典命職云。上公九命爲伯。鄭氏云。上公謂王之三公。有德者。加命爲二伯。二王之後亦爲上公是也。

注凡此四等土地之等差也。

子封畿千里。諸侯方百里。象雷震也。按周易云。震驚百里。象雷震者。按周易云。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是也。王制云。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附庸者。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也。

注視此也至制也。

之元士視附庸。鄭注云。視猶比也。元善士。謂命士也。此

注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士視附庸。而孟子則言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其視不同者。亦以周制與夏商之制不同也。孟子所以不言天子之公受地視侯。故特言其卿者。蓋卿與公同其所受。是所謂舉卑以見尊之意也。此又孟子所云班臣之祿也。○正義曰。云諸侯欲恣行憎惡其法度妨害已之所爲。故滅去典籍。今周禮司祿之官。無其職。是則諸侯皆去之。故使不復有也者。蓋自列國之後。先王之法浸壞。上無道揆。下無法守。而諸侯類皆以強吞弱。以大并小。而齊魯之始封。儉於百里。至孟子時。齊方百里者五。此諸侯所以惡其籍害已。而去司祿之職也。是時周室班爵祿之道。孟子所以不得聞其詳。特以大略荅北宮錡之問也。云今考王制則合也者。蓋自王制推之。亦有不合者矣。已說於前歟。

注公謂上公九命及二王後也至凡五等○正

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合者。皆益之地爲百里焉。是有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唯天子畿內。不用祿羣臣。不主爲治民也。周禮大司徒職云。以土圭之法求地中。以建王國。制其畿方千里。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是又鄭注本此而言也。云天子之卿大夫士。所受采地之制者。按周禮云。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鄭注云。都鄙者。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其界曰都鄙。所居也。王制曰。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三十有三。此蓋變時采地之數。周未聞矣。是宜子子孫孫所以未之聞也。公侯之國爲大國至代耕也。又自伯爲次國至三分之一也。又子男爲小國至二分之一也。○正義曰。王制云。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建百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五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三十有三。此蓋變時采地之數。周未聞矣。是宜子子孫孫所以未之聞也。公侯之國爲大國至代耕也。又自伯爲次國至三分之一也。又子男爲小國至二分之一也。○正義曰。王制云。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建百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

其餘以爲附庸間田。八州二百一十國。鄭氏云。立大國三十。十三公也。立次國六十。十六卿也。立小國百三十。十二卿也。名山大澤不以封。與民同財。不得障管亦賦稅矣。此大界方三千里。三三而九。方千里者九也。其一爲縣內。餘八各立一州。此殷制也。周公制禮。九州大界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九也。其一爲畿內。餘四十八。八州各有方千里者六。設法。一州封地方三百里者。不過四。謂之大國。又封方二百里者。不過十一。謂之次國。又封方一百里者。不過六。又封方三百里者。不過二十五。及餘方百里者。謂之小國。盈上四等之數。并四十六。二州二百一十國。則餘方百里者。百六十四也。凡處地方千里者四十一。附庸地也。又云。大國三卿。皆九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三人。上士二十七人。然而先王之制。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此所以有公侯伯子男。而又有大國。次國。小國之殊制爾。故三十里之遂。二十里之郊。九里之城。三里之宮。是大國之制如此也。自二十里之遂。九里之城。三里之郊。一里之宮。是次國之制如此

也。自九里之遂。三甲之郊。一里之城。以城爲宮。是小國之制如此也。大抵上慕於大國。下慕於小國。其地雖廣狹不同。其祿雖多寡有異。及君之所受。均十卿之祿而已。自卿以下至於士。其祿各相殺以一。此卿祿居於君祿十分之一。大夫居於卿祿四分之一。上士居大夫祿二分之一。次國大夫居卿祿三分之一。小國大夫居卿祿二分之一。次國上士居大夫祿二分之一。也。其間王制周官。與孟子雖有不合者。亦於前言其大槩也。注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至若今之斗食佐史除吏也。○正義曰。古者制民之產。以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此耕者之所得。所以一夫受田百畝也。王制云。農夫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鄭氏以謂農夫皆受田於公田。肥瘠有五等。收入不同。其說是矣。然孟子言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次食七人。下次食五人。凡三等。又與此異。蓋以周禮以一易再易不易之地言之。所以有三等。孟子王制論所入食人之衆寡。此所以有五等也。周禮上地家七人。而孟子言上地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者。蓋上農夫足以食九人。而其家七人者。亦得以受之。此民所以有餘。則自七人以下。則不得以受上地矣。先王之制祿。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則庶人在官者。與下士同祿。其多寡之數。一視五等農夫爲差。而班祿亦不外此

萬章問曰。敢問友。注問朋友之道也。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注長。年長。貴。貴勢。兄弟。兄弟有富貴者。不挾。是乃爲友。謂相友以德也。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注獻子。魯卿孟氏也。有百乘之賦。樂正裘牧仲。其五人者。皆賢人無位者也。此五人者。自有獻子之家富

貴而復有德不肯與獻子友也獻子以其富貴下此五人五人屈禮而就之也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注小國之君若費惠公者也王順長息德不能見師友故曰事我者也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蔬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注大國之君如晉平公者也亥唐晉賢人也隱居陋巷晉平公嘗往造之亥唐言入平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蔬食糲食也終於此平公但以此禮下之而已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注位職祿皆天之以授賢者而平公不與亥唐共之而但卑身下之是乃匹夫尊賢者之禮耳王公尊賢當與共天職矣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注尚上也舜在畎畝之時堯友禮之舜上見堯堯舍之於貳室貳室副宮也堯亦就享舜之所設更迭爲賓主禮謂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舜甥卒與之天位是天子而友匹夫也用下敬上謂之貴

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注下敬上。臣恭於君也。上敬下。君禮於臣也。皆禮所尚。故云其義一也。音義挾。音協。長張丈。切。注同。費。音秘。般。音班。造七計切。琉賢。授之以爵。問曰敢問友者。是萬章子曰至挾也。孟子答之以謂。不挾戴年長。又不挾戴其兄弟有富貴者。而友朋友也。是友其德也。以其不可以有挾戴其勢而友之也。孟獻子百乘之家也。至其義一也。孟子又言孟獻子魯卿。是有兵車百乘之家者也。有友五人焉。其二人曰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我忘其姓名矣。夫獻子之與此五人者。是友也。以此五人無獻子之家富貴也。此五人如亦有獻子百乘之家富貴。則不與獻子為友矣。無他。以其兩貴不能相下故也。獻子與此五人友。則以貴下賤故也。所謂好人之善。而忘已之勢者也。今五人與獻子為友者。亦所以樂已之道而忘人之勢者也。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為小國之君亦有如是也。費惠公乃小國之君也。嘗云我於子思。則師事之矣。我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不足為之師友。但事我者也。非惟小國之君為如是。則不足為之師友。但事我者也。非惟小國之君為如是矣。晉平公者。乃大國之君亦有如是也。雖大國之君亦有如是也。嘗往於亥唐之家。亥唐言入則入其門。言坐則坐。言食則食。雖蔬食菜羹之薄。亦未嘗不飽也。蓋為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以禮下之而已矣。而平公弗能與之共天位也。又弗能與之治天職也。抑又不與食其天祿也。且職位祿皆云天者。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授於人也。故云國君之位必曰天職。云祿則曰天祿耳。言平公以身禮下之。是上者之尊賢矣。非所謂王公大人尊賢者也。以其王公大人尊賢。則當與共天位也。夫舜於往日上見於堯帝。堯乃不當以身禮下之也。館舍之於。副宮。堯亦就副宮而饗舜。所設。更為之賓主。然卒禪其天位。此天子之友其匹夫也。云匹夫者。蓋舜本則耕於歷山。但側微之賤者也。故云匹夫。云甥者。蓋舜以謂舜為甥也。且用下敬上。如舜之上見於堯。故欽欽堯為友。是謂貴其貴。用上敬下。如堯館于貳室。故欽舜而與之為友。是謂尊其賢。貴貴尊賢。禮皆所尚。故曰其義則一而無二也。蓋獻子有五人者。

左傳趙簡子云魯孟獻子有鬬臣五人。豈謂此五人者乎。然亦名字則未之詳。注妻父曰外姑。○正義曰。此蓋案禮記而云也。

孟子注疏卷十上

孟子注疏卷十上考證

伯夷目不視惡色章注蓋其留意者也○留監本訛酉今改正

又不視惡色謂行不正而有美色者○舊監本訛雨今改正

又儒弱之人更思有立義之志也○儒監本訛儒今改正

疏伯夷承伊尹之弊而救之清柳下惠承伯夷之弊而救之和孔子又承而集之○臣邦綏按清任和三聖乃是資性學問自然如此非爲救弊而然也

周室班爵祿章天子之制節注凡此四等土地之等差
也疏天子方千里此謂縣內以祿公卿大夫元士○
此監本訛所今改正
敢問友章賓惠公注小國之君若費惠公者也○臣邦
綏按左傳殄滅我費滑注滑國都於費今河南緱氏
縣襄公十八年楚蔿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蓋
一地秦滅之而後屬晉者也又僖公元年公賜季友
汶陽之田及費齊乘費城在費縣西北二十里魯季
氏邑在子思時考滑國之費其亡久矣疑即季氏之
後而僭稱公者耶金仁山曰費本魯季氏之私邑而

孟子稱小國之君曾子書亦有費君費子之稱蓋季
氏專魯而自春秋以後計必自據其邑如附庸之國
矣大夫之爲諸侯不待三晉而始然其來亦漸矣

孟子注疏卷十上考證